

新加坡唯一的华文文化双月刊

YUAN



2023年·第1期·总期: 161 + S\$5.00



春到河畔 福满狮城

- 寻找自己独特的声音——记亚洲文化交响乐团
- 儿女眼中的“母亲英雄”——林谋盛夫人颜珠娘
- 跨越语言藩篱——刘锦煌更上一层楼
- 一路风雨一路歌——旭阳专访



新加坡宗鄉會館聯合總會
Singapore Federation of Chinese Clan Associations

宗乡总会奖学金

SFCCA Scholarship

奖学金金额

每学年最多可获得1万5000新元

申请条件

- 必须是新加坡公民或永久居民
- 具有初院学历或其他相等资格的学历
- 已获得本奖学金认可的中国高校录取资格

Value of Scholarship

- Up to S\$15,000 per academic year

Eligibility

- Singapore Citizen or Permanent Resident
- Possess 'A' Levels or other equivalent qualifications
- Admitted into selected Chinese Universities approved by SFCCA

申请时间 Application Period

01.04.2023 - 15.07.2023

咨询 For more Enquiries

☎ 6643 6475

✉ admin@sfcca.sg

🌐 <http://www.sfcca.sg/sfccascholarship>

支持单位
Supported by



新加坡宗鄉會館基金
SINGAPORE CLAN FOUNDATION

CULTURAL
MATCHING
FUND

编辑语

文·谭瑞荣

2023年·第1期·总期：161

林高在《走红山，经过四座庙》里这样叙述：“庙内另有乾坤，百余年的时间和空间里，轻轻一点算，竟是一幅长卷景观，细腻描绘了岛国的历史、社会以及民间习俗的变化。”而笔者从该文的字里行间，却读出了源远流长的华族文化在岛国的传承和其顽强的生命力。其实，一种文化是否有生命力，除了现实环境的影响以外，主要看承载这种文化的族群，是否视其为民族的精神命脉。我们从本期的多篇文章中，能够领略到新加坡华族对传统文化所持的态度。

《在新加坡感受华族文化的自觉传承》一文，作者傅扬来自华族文化的源头——中国。在他的眼里，新加坡理所当然西方色彩浓郁的国度。然而，当他来到狮城后，却被“坚守华族文化的热心肠”所温暖。

张森林的《新移民深耕新华文学》从社会结构的层面，介绍了华人新移民如何参与新华文学的建设。文章这样总结：“目前的新华文学景观，是由南来作家、本土与新移民作家学者共同编织出来的……”

《潮人对传统文化的热爱和坚守》的作者叶碧娇，则从地缘的视角，梳理了潮籍人士对华族文化的传承：“正是对传统文化的热爱和坚持，使得移民新加坡的潮人能够保留原籍地的文化传统，并视为族人的精神命脉。”

众所周知，如今的新加坡，以血缘或地缘所形成的会馆，正逐渐转型成为弘扬和拓展华族文化的民间组织或机构，因此，他们所举办的活动，多数与传统文化息息相关。陈垂良就以海南陈氏公会、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陈氏总会、南舜同乡会及舜商宗亲联谊会为平台，催生了首届“全国中华诗词吟唱比赛”。读过《中华文化的吟唱者——陈垂良》，相信您也会感受到受访者对传统文化的坚守和热爱。

其实，“春到河畔”就是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领军打造的“华族文化景观”，多年来，她已经成为我国家喻户晓的盛大活动，连异族同胞都乐在其中，感受着华族文化的博大精深。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认为：华族文化之所以还在薪火相传，除了不乏有热爱者之外，本地的宗乡社团，亦是“视其为民族精神命脉”的践行者。

■ 出版 ■

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
Singapore Federation of Chinese Clan Associations
397, Lorong 2 Toa Payoh,
Singapore 319639
Tel : (65)6354 4078
Fax : (65)6354 4095
网址 : <http://www.sfcca.sg>
电邮 : yuanmag@sfcca.sg

■ 编辑顾问 ■

吴绍均 方百成

■ 编辑委员会 ■

主任：严孟达 副主任：李叶明
委员：尹崇明 陈嘉琳 陈煜
叶舒瑜 王书雅

■ 总编辑 ■

谭瑞荣

■ 副主编 ■

欧雅丽

■ 英文校对 ■

李亦欣

■ 总代理兼发行 ■

Chromatic Media Pte Ltd
47 Kallang Pudding Road
#08-15, Crescent @ Kallang
Singapore 349318
Tel : (65)6296 7228
Fax : (65)6296 7585
Email : chromatic@singnet.com.sg

■ 设计、分色、承印 ■

Chromatic Media Pte Ltd
47 Kallang Pudding Road
#08-15, Crescent @ Kallang
Singapore 349318
Tel : (65)6296 7228
Fax : (65)6296 7585
Email : chromatic@singnet.com.sg

支持机构：

National
Integration
Council

CULTURAL
MATCHING
FUND

新加坡宗乡会馆基金
SINGAPORE CLAN FOUNDATION

■ 出版准证 ■

ISSN 2382-5898
MCI (P) 049/02/2023

■ 出版 ■

2023年2月

目录

- p.4** **艺术长廊** 邂逅一只老虎狗以及美人 吴明珠
—— 赵宏绘画艺术趣谈
- p.8** **吾乡吾厝** 儿女眼中的“母亲英雄” 陈煜
—— 林谋盛夫人颜珠娘
- p.12** **狮城艺事** 印度史诗《罗摩衍那》的华文演绎 蔡曙鹏
- p.17** **文化传灯** 潮人对传统文化的热爱和坚守 叶碧娇
- p.20** 走红山，经过四座庙 林高
- p.22** 在新加坡感受华族文化的自觉传承 傅扬
- p.26** 新移民深耕新华文学 张森林
- p.28** 中华文化的吟唱者——陈垂良 李丽心
- p.31** **旧貌新颜** 大人物坐镇的金文泰 李国樑





p.12 狮城艺事



p.36 戏如人生



p.51 文坛掠影

- p.36 戏如人生** 跨越语言藩篱 章秋燕
—— 刘锦煌更上一层楼
- p.40 余音缭绕** 寻找自己独特的声音 郭永秀
—— 记亚洲文化交响乐团
- p.45 杏坛岁月** 让学生当“无冕皇帝” 尤今
- p.48 医药保健** 何以解忧 李日琳
—— 冠病后情志病的治疗
- p.51 文坛掠影** 一路风雨一路歌 齐亚蓉
—— 旭阳专访
- p.55 仿佛风** 过客 王德华
- p.56** 吻 陈敏怡
- p.57 本土文学** 喜帖 齐亚蓉
- p.60 总会专递** 春到河畔 福满狮城 欧雅丽
- p.62** 新春团拜2023 欧雅丽
—— 700人欢聚迎兔年

邂逅一只老虎狗以及美人 赵宏绘画艺术趣谈



文·吴明珠
图·受访者提供

赵宏是新加坡本地颇有名气的一位美术评论家和水墨画家，他2011年自北南来，初在松年书院开课，讲授传统历史文化，而后参与新加坡美术馆的华语导览活动，并在多个公开场所举办关于中国古代传统和东西方当代艺术的学术讲座，渐次融入各个艺术群落，如今已在南洋落地生根。

2022年10月，在他的个展上，我见到一只古怪又可爱的小狗。在中国画里，狗不是特别常见的主题。他画的不是那种贵妇养的，摇尾巴讨人欢喜的哈巴狗。这只小狗脸上的肌肉打圈，像皮革一样。现实中的老虎狗确实有点丑，但赵宏笔下的老虎狗却流露出可爱与顽皮，像一个小孩子，有着一双表情生动的眼睛，目不转睛地看着观画者。赵宏在画上用孩童一般的毛笔字体题款：“钱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令人忍俊不禁。

赵宏今年56岁，幼年时期即跟随父亲研习书法，2004年时曾在北京担任过在当代艺术领域极具影响力的今日美术馆副馆长。2019年新冠肺炎肆虐全球前夕，他曾出席在山西太原举办的今日中国美术高峰论坛暨展览，以新加坡美术评论家的身份发表美术论文并担任国际策展人，在200多位知名艺术家和评论家的瞩目之下，发表东南亚美术专题演讲，让长期对东南亚美术少有问津的中国美术界耳目一新。参与论坛的前台北市立美术馆馆长、国立历史博物馆馆长及台湾艺术大学校长的黄光男及台湾中生代雕塑界代表人物，台湾艺术大学美术学院院长及雕塑系教授刘柏村专门设宴交流，希望他有机会赴台湾考察。



《有钱永乐》纸上水墨 17X34cm (2022)

赵宏所画的文人画小品，尤其是小美人图，在本地美术界独树一帜，与众不同。在他的小美人图系列作品里，这些美人身穿以浅灰色、淡绿色和淡褐色为主的旗袍或洋装，表情不一，眼神顾盼自如，似乎有千言万语，欲说还休。例如，在一幅只有半尺大小的画作中，赵宏画了一位背向观众，回眸侧望的美丽女子，那柔媚的眼神，令人销魂；简单几缕细细的墨线勾勒出完美姣好的身躯与面庞，浓密有致的黑发则用粗粗的毛笔和浓墨挥扫而成。画上的题款是引自西藏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的诗句：

“好多年了，你一直在我的伤口中幽居。我放下过天地，却从未放下过你”。还有一幅，他画了一位身着旗袍的女子，发髻间别着一朵淡粉色的花朵，微微看向一侧，眉目之间，深情款款，画上的题字是引自一首情诗：“那时看见，我们相爱”。我的一位朋友也喜欢另一幅，画的是美人和骏马，因视点角度的安排，人和动物似有交流，令人想起戏曲人物。赵宏过后告诉我，他画美人，都会在画面中点缀一只小动物，如猫、狗或马。他认为猫代表女人，优雅而不可捉摸；狗代表小孩，顽皮而纯洁；马则代表男人，是力量和担当的象征。

除了美人，赵宏也将他的触角伸展到都市生活的各个角落。在冠病期间，很多人被困在屋里百无聊赖，但他却利用一切时间，分秒必争，画了很多与周围生活相关的题材，比如新加坡随处可见的咖啡摊等等。其中一幅画一个泡咖啡的阿伯，双眼下垂，全神贯注他的工作，那灵动的笔触叫人拍案叫绝，咖啡一泻而下落到杯底的声音



《从未放下过你》纸上水墨 17X34cm (2020)



《那时看见》纸上水墨 17X34cm (2021)

似乎都能听到。

赵宏几乎是无所不画。五花肉、香蕉、山竹、水蓊（莲雾）等等，都富有隐含的心意和情绪。他曾画一幅龙虾，把龙虾夸张成大力士，技巧之高让人佩服，题款则是人们所熟悉的《菜根谭》里的警句：“浓肥辛甘非真味，真味只是淡；神奇卓异非至人，至人只是常”。中国画最难处理的是方形构图的直线条，他却能够在方寸之间，利用现代的光影效果，搭配或浓或淡的颜色，表现出线条利索，造型精致，颜色高雅的名款女装手提袋。他描写一组红瓦屋顶，以大的三角式构图建立画面，用多个几何造型的屋顶破除稳定的结构关系，令人想起古代中国画家画寺庙和宫廷建筑的界画，又有返回当下的现时之感，简洁明快。生活中拉杂的题材，在他手里都化成神奇。笔者在去年十二月拜访他，在他家中看到一幅小男童的画，男童身穿褐色的棉衣，头戴一顶深色的小帽，眼神安详，手中捧着一只机警



《菜根谭系列》纸上水墨 27X34cm (2022)



《滋味》纸上水墨 27X34cm (2022)



《三宅一生》纸上水墨 17X34cm (2022)

的、正在向观众张望的有黑白相间毛色的小猫，男孩的镇定与猫的忧恐形成强烈的反差。不知怎的，我觉得这幅画有一点欧陆的情趣。过后赵宏告诉我，那是他对一张欧洲油画的重新演绎，他用水墨在古老的宣纸上，对原作进行了当代概念和意义上的结构及重建，别有一番心思。

我问他为什么画画，他回答：“因为开心。”他又说：“艺术家要多思考，要有冲动，感动，核心是创造和创新。就我自己来说，我常常自问，我能超越别人吗？艺术家一生都在找寻一个属于自己的风格，都在努力提升作品的精神境界。”

我们当然也谈到艺术评论，因为赵宏在华文日渐式微的新加坡，是为数不多的几个可以用华文撰写艺术评论的专业人士。他也是2015年才创设的新加坡国家美术馆的美术论文和展览文字翻译小组的核心成员，每年都有大量的文字翻译工作。赵宏说：“艺评属于学术性的创作。艺评家要熟悉美术史学、美学、哲学，以及心理学。

有些人写评论因为不懂作品，一味写画家的性格和事迹。其实这些在评论里并不是最重要的。”

他强调美术史和艺术创作都有传承。缺乏传承的印迹是站不住脚的，更不用说创新。评论家除了要有学术知识以外，还要看很多画，培养分辨优、劣作品的能力，了解艺术的潮流。他自己东、西方的画看了不少。

目前赵宏的主要工作是画画和定期撰写杂志专栏美术评论文章，也是新加坡美术总会的荣誉顾问。2011年南来之前，他曾参与并负责中国流失海外文物回流的艰巨工作，曾做过很多专项细致的研究，以中英文分别在大陆及海外媒体上发表专业文章，也是广播电台和电视台常任嘉宾专家。

他最重要的成果就是与保利集团及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北京代表处合作，让中国收回鸦片战争中遗失的圆明园十二生肖铜像中的猪首，以及大约于1920年代遗失的龙门石窟古阳洞高树龕的佛首（北魏时期）和火顶洞的一尊唐代佛首，这几处均属世界文化遗产。猪首铜像最终由澳门何鸿燊博士出资赞助，龙门石窟佛首起初收藏于香港收藏家陈哲敬手中。陈哲敬早年曾携这些古代佛首来台湾展出，并引起台湾收藏界对中国古代石刻佛像的关注，当时有台湾报纸曾以显著标题《还我头来》报导此事。自2007年起，赵宏也兼任山东青州博物馆的名誉馆长，是该馆建馆至今唯一一位名誉馆长。西方人对石刻艺术一直非常重视，而青州佛像则是他们最看重的中国古代石刻文物。

2022年11月24号，在新加坡举行的东盟法律联盟会议上，赵宏的作品《旺来》在会议结束的慈善晚宴上被拍卖，画面简洁干净，是一个黄梨，用方言说和旺来谐音，意头很好。画美，



《旺来》纸上水墨 17X34cm (2002)

意境亦美，这幅17厘米宽，34厘米高的小画，最终拍卖价格是港币3088元。

赵宏原籍北京，2011年因太太受聘担任知名的美国IT上市公司亚太区法律顾问，举家迁移新加坡。他的独生子在新加坡接受小学、初中及初级学院教育，不久前负笈英国，在伦敦政经学院法律学院攻读法律。赵宏于2017年在新加坡首次举办个人展览。2022年这次是他的第三次个展，颇受市场欢迎，本地众多重量级藏家纷纷出手。也许是文人惺惺相惜之故，这次赵宏的文人画小品展，因其特别的书画结合方式，引得本地多位文化界名士观展，颇为壮观。

在访谈中，赵宏热情地谈起古代及现代的中西方绘画艺术，对中国水墨画表达了深厚的感情。然而纵观他的创作，我却不愿意把他归类；我认为他艺术发展的潜能很大，他是属于世界的，全人类的画家。

(作者为本刊特约记者)

Beauty and the Beast on the fine paintings of Zhao Hong

Bull dogs are rarely featured in Chinese paintings. Yet in a recent exhibition of paintings by Zhao Hong, I came across one which is, unlike those ugly ones with rubbery-like faces in real life, both cute and serious. Through the inscription and its lively eyes, Zhao Hong allows it to assert the importance of money. In yet another painting, the glance of a beautiful lady seemed to interact with that of a horse's, providing a captivating visual impact and reminded me of a Chinese Opera scene. Zhao Hong once said to me that he likes to add an animal - usually a cat or a dog - when painting a beautiful lady in his works. Cats are demure and mysterious, much like a gorgeous lady; dogs are like children, simple yet mischievous; horses symbolise power.

Zhao Hong paints many objects, foods, and figures. They include banana, pineapple, dumplings etc. There is a lobster that he exaggerated to look like Hercules. The secret of his success lies in his manipulation of ink and brush - two major weapons in Chinese painting. He puts them to good use in depicting lines, blocks and dots. His use of fine lines works its magic in depicting the eyes, which take on a magical attraction. Ordinary scenes of urban living had not escaped his sharp eyes. His depiction of an elderly coffee stall assistant was the most talked-about piece for his down-cast eyes while making coffee. Three young people trapped in a room looking bored during the covid pandemic remind us of the horror that had surrounded us.

Zhao Hong was from Beijing and has been active in the arts scene, taking part in various forums on art. He was Deputy Head of a famous private museum for a while. In 2011, he moved to Singapore with his wife and only son when she was offered a job as a legal counsel of a major American IT company. In the early years of his arrival, Zhao Hong did some voluntary work for the then Singapore Art Museum.

Years ago, he was part of major national projects which involved the return of important artifacts - mainly sculptures - from various countries.

He believes that art critique is an academic pursuit. An art critic needs to be erudite in art history, philosophy, and aesthetics. He is of the view that people who write art critique without such knowledge often write about the artist's life and character. In fact, these two aspects are not that important.

Besides being erudite, an artist must view as many paintings as possible to be able to tell the fine ones from the inferior. He has viewed many paintings: "An artist must aim to establish one's personal style".

He paints almost every day because he enjoys painting. Besides painting, he writes an art column, mainly art critiques, for a Chinese community journal. He is member of a museum group which handles captions for exhibitions and translation for the National Gallery of Singapore.

儿女眼中的“母亲英雄”

林谋盛夫人颜珠娘



文·陈煜

图·林谋盛家族

林谋盛少将（1909-1944）是新马万众瞩目的抗日英雄，也是本地唯一建有纪念塔和纪念墓的华族先贤。无论是二战前华侨抗日救国运动中风华正茂的翩翩君子，还是二战后民众激情讨论的为国为民捐躯的抗日英雄，出生于中国为新马解放付出年轻生命的林谋盛，代表着当年华侨对于祖国和居留地的双重认同。

林谋盛被捕后受尽折磨，在对妻儿无尽的思念中，于1944年6月29日因病病逝于华

都牙惹日本人监狱。1945年12月7日，林谋盛夫人颜珠娘（1908-1979）携长子良玉将其遗骸运回新加坡时，万人空巷迎接这位“富豪英雄”的归来。1946年1月13日，英国殖民政府与民国政府在市政厅前以军礼为他举行公祭，成千上万的民众出席观礼，将装有林谋盛遗骸的特质匣子安葬在麦里芝水库畔的墓中，以木十字架做为标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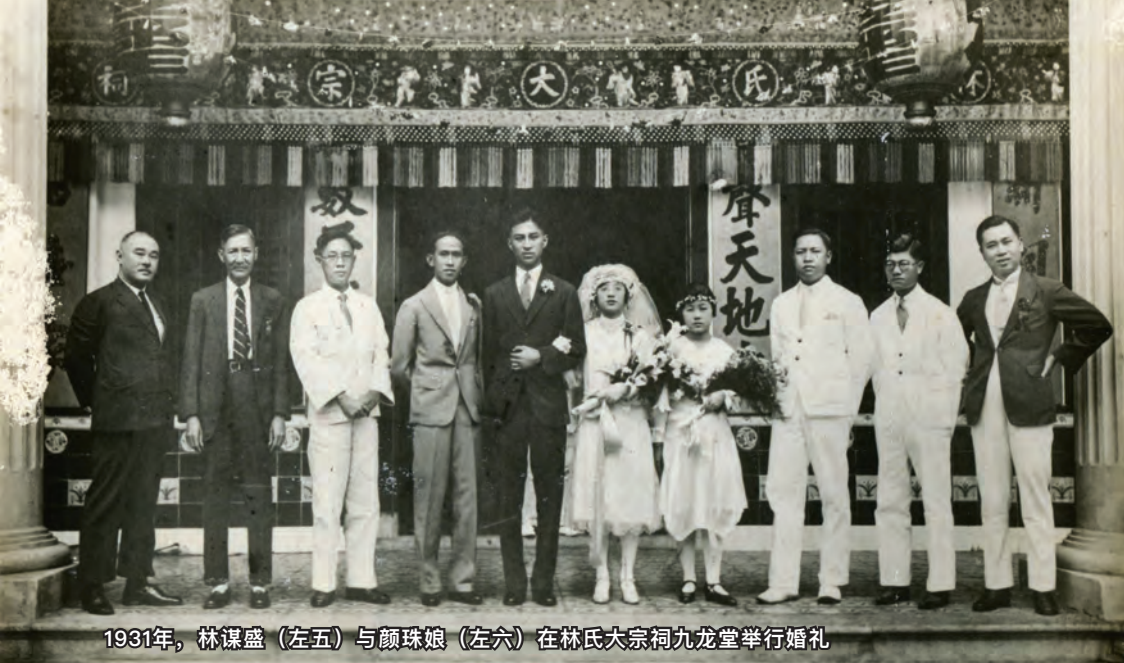
二战后颜珠娘作为英雄遗孀与7个遗孤为本地民众所关注，后渐渐淡出公众视野。林谋盛留给颜珠娘的遗书公布后，世人歌颂英雄的无畏精神，甚少言及在他牺牲后陷入生活困境的妻儿。1942年2月12日林谋盛仓促逃离新加坡后，颜珠娘带着年幼子女四处避难，独力将他们培养成善良正直的人，实现丈夫的遗愿。这位海峡华人知识女性，以坚强的意志与虔诚的信仰，走过不平凡的一生，是儿女心目中的“母亲英雄”。

海峡华人知识女性

林谋盛出生在传统的福建人家庭，其父林路娶有6位夫人，生母方牡丹比父亲小33岁。林谋盛是家中第十一个男孩，却是林路的第一个亲生子，尽管弟弟谋晋（林路六夫人所生）仅比他小6个月，林路对这个酷似他的儿子有着不同寻常的期望。林谋盛和谋晋两兄弟在出生地南安后埔和鼓浪屿英华书院接受良好的中英文教育，1925年随家人来到新加坡，双双进入莱佛士书院读书，一同前往香港大学攻读学



林谋盛夫人颜珠娘



1931年，林谋盛（左五）与颜珠娘（左六）在林氏大宗祠九龙堂举行婚礼



1930年代林谋盛夫妇与儿女蕴玉、良玉、振玉

位。1929年12月11日林路在新加坡去世，两兄弟不得不中断学业，3天后抵达新加坡。

林路的去世对于家族有着重大影响，所幸享寿78岁的他留有遗嘱，年长的儿子早已成年辅助家业，林谋盛得以接手家族生意。尽管是老派的华族大家长，林路亦重视女儿们的教育，林家聘请毕业于美以美教会学校的颜珠娘做家教，返回新加坡的林谋盛，对于妹妹们交口称赞的英文家教感到好奇，偷偷跑去观察，对颜珠娘一见钟情。1930年10月31日生母方牡丹不幸病逝，按照华人习俗若不在其丧期百日之内结婚，就要等三年孝期结束。颜珠娘较林谋盛年长一岁，适婚年龄的两人决定尽早成亲，1931年1月在三哥林金泰和四哥炯轩的主持下，在林氏大宗祠九龙堂注册结婚，留下珍贵的婚礼照片。

颜珠娘出生于清贫的海峡华人家庭，得以进入教会学校接受英文教育，有着强烈的责任感。由于父母无力抚养众多子女，幼妹明娘被送给他人抚养，珠娘长大后偶遇与自己长相相似的妹妹，发现她处境艰难，深感痛心。当林谋盛向她求婚时，她希望未来的丈夫能够与她一起照顾家人，林谋盛欣然同意并信守诺言，颜明娘后来嫁给15弟林再生，两家亲上加亲。

婚后两人与家族成员同住在鼎兴园，这个庞大的福建人家族是以福建话沟通，颜珠娘很快学会福建话，与大家生活融洽。林谋盛与颜珠娘鹣鲽情深，婚后11年间生育8个子女，

包括长女蕴玉、长子良玉、次子振玉、次女玲玉、三子怀玉、四子南玉、三女爱玉、四女秀玉。玲玉两岁时不幸早逝，夫妻二人深感悲恸，渴望能再有女儿，接连生下两子后才又喜得一女，名为爱玉，表达对于女儿的宠爱。

林谋盛重视家庭，感情专一，喜欢孩子，是恋家的男人。其密友李金泉曾言及林谋盛的生活习惯：“平时有早起习惯，栽种花卉自娱，晚间除出席福建会馆及建筑公会会议外，甚少外出，多在家中欣赏音乐，一生不贰色，尤为难得。”林谋盛子女回忆当年母亲忙于生育，是父亲带着他们出门兜风逛街，也曾带母亲到金马伦高原玩，拍下了她手捧玫瑰的照片。

为母则刚避难生存

林谋盛因肺部问题，在医生的建议下搬离鼎兴园，先是租住靠近海边空气清新的房子，1930年代在实龙岗上段Palm Grove Avenue兴建宅邸，是本地著名建筑师何光耀（1903-1942）所设计。颜珠娘曾提及林谋盛选址的考量，因他在华社享有盛望且交友甚广，选在交通不便的偏僻之地建宅邸，特意将门前道路修得崎岖不平，是为了谢绝不必要的来访者。

1942年初日军开始炮轰新加坡，曾有炸弹在邻居落下，林谋盛考虑到市中心较为安全，将妻儿转移至源顺街福安公司店屋，与一些家族成员同住。也就是在这里，他匆匆与妻儿吻别，交待13弟谋炎照顾家人。

聪慧的颜珠娘认为林谋盛已在日本人的黑名单上，新加坡沦陷后，日军会很快找上门，因而决定不搬回鼎兴园，而是找到娘家人，带着孩子到圣约翰岛避难，侥幸躲过日据初期日军的搜捕。由于岛上缺乏饮用水，不适合孩子生活，两个月后他们辗转回到本岛，在不同的亲友家中借住。由于断绝生活来源，颜珠娘不得不变卖珠宝维持生计。

在新加坡时局较为稳定后，颜珠娘在林路家族的安排下搬回鼎兴园。此时家族生意遭受重创，饼干厂因设备被日本人收买而关闭，砖厂在林谋炎的主持下继续生产，得以向日本人换回生活物质以维持庞大家族的生活。林谋炎偶有谋盛的信息，却不敢将实情告知颜珠娘，只是向哥哥报告母子平安。虽然不知道逃亡天涯的丈夫的处境，颜珠娘坚信他会平安归来，因为林谋盛曾在街上被印度相士拦下，说这场战争会令他功成名就。她期盼着战争早日结束，丈夫将荣耀归来。

二战后的英雄遗孀

二战结束后，颜珠娘带着孩子返回自家宅邸。每天傍晚时分，女儿们坐在门口等待父亲归家，最终却是等来了父亲的战友告知其牺牲的消息，遗骸埋葬在怡保监狱。林谋盛子女回忆说，母亲在得知消息数日内，体重锐减形容枯槁，强忍悲恸带着年仅12岁的良玉，跟随庄惠泉等人北上迎回父亲的遗骸。

林谋盛牺牲后留下孤儿寡母，所幸其战友成立林谋盛烈士纪念委会，由林庆年担任主席，庄惠泉担任义务秘书，为他追讨应得的荣

耀。国民政府追认其为少将，为遗属颁发抚恤金。林谋盛生前与英军将领有着深厚情谊，在他们的支持下，英国殖民政府同意以隆重的军礼举行公祭，在征求颜珠娘的意见后，将其安葬在麦里芝水池畔。为林谋盛修建纪念塔和纪念墓的过程长达10年，在庄惠泉的奔走呼吁下得以完成，邀请英国殖民政府高级官员和社会各界出席纪念塔的奠基和揭幕仪式。林谋盛夫人颜珠娘携儿女出席，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

二战前林谋盛经商极为成功，颜珠娘照顾家庭，过着衣食无忧的优渥生活。临终前林谋盛在遗书中写下家庭财务状况和可以提供协助的友人，惟愿妻儿能依靠遗产维持生活。颜珠娘感念丈夫所结交的朋友均极有诚信，她曾自信地说，若是有任何困难，丈夫的朋友们定会鼎力相助。然而，没有了稳定的家庭收入，她要独力抚养7个孩子长大绝非易事。林谋盛牺牲后仅获得民国政府的抚恤金，颜珠娘亲自写信向英国政府申述烈士遗属的权益，1947年获得批准，每年获得400英镑抚恤金直至终老。

林谋盛牺牲时颜珠娘年仅36岁，所幸家族成员施以援手，渡过危机四伏的日据时期。林路家族的福安有限公司于1961年清盘后，颜珠娘跟随林谋盛的弟弟们进行商业投资，例如13弟谋炎的木材厂等。二战期间在林谋盛支持下在印度完成大学学业的17弟大琛，1945年返回新加坡后与嫂子一家同住，并加入林谋盛生前入股的石厂，帮助嫂子照顾年幼的侄子侄女，确保她的股东权益。颜珠娘也让妹妹一家在其宅邸入口处盖房子，以便相互照应。

颜珠娘是虔诚的基督教徒，极注重孩子的



1946年1月13日是林谋盛遗骸安葬日，右侧前排为颜珠娘与儿女



1954年，颜珠娘（右三）携儿女出席林谋盛烈士纪念塔揭幕仪式

教养。她遵从丈夫的遗愿，让孩子们学习音乐与华文。因此男生们学小提琴，女生们学钢琴，还为他们聘请华文家教。林怀玉医生曾言，母亲希望他们在不同专业领域学习，将来可以相互扶持，因此他们选择了不同的专业。良玉于1952年获得哥伦布奖学金前往澳洲阿德莱德大学攻读土木工程，1958年学成回来加入政府部门，后成为新加坡地铁的创办人之一。振玉在英国攻读经济学位、怀玉在澳洲修读医学、南玉在澳洲修读商科。

结语

早期富裕华侨家族多通过联姻加强社交网络，身为富二代的林谋盛迎娶出生寒门的颜珠娘，可见这位海峡华人知识女性的不同寻常，这是他一生最正确的决定。危难时刻颜珠娘能够担负起家庭重任，做出自己的判断度过险境。虽然对爱妻须独力面对未来充满愧疚，他坚信她能将孩子们抚养长大，让他们接受最好的教育，她是他的信赖与依仗。

在华商妻妾成群的年代，林谋盛忠于婚姻家庭，与颜珠娘心意相通。在为丈夫选择墓地时，她坚决要求在两人欢聚的麦里芝水库畔，拒绝武吉知马旧日本人神社的墓址。颜珠娘在对丈夫的思念中度过一生，每日带着鲜花到爱人的墓前倾诉衷肠。林谋盛子女回忆说，虽然父亲很早过世，却似乎一直都在他们身边。1954年采访他们的记者曾感叹，进到林家能感受到英雄并未远去，他的巨幅肖像悬挂在客厅正中，下方摆放着钢琴，孩子们在他面前演奏音乐玩耍嬉闹。

当林谋盛义无反顾为家国赴死，颜珠娘默默承受思念之痛，抚育儿女成为她的人生目标。她1955年因药物中毒入院，后在长女蕴玉的陪伴下到澳洲养病，与在那里读书的儿子们团聚。1959年林良玉学成返回新加坡，子女纷纷成家立业，儿孙满堂。晚年颜珠娘罹患肝癌，与四子南玉一家居住在老宅，于1979年9月25日病逝，在分离37年后与林谋盛在天堂重聚。

(作者为ON-LAB创办人兼主持人、本刊编委)



1954年颜珠娘（前排中）与儿女在家中合影



颜珠娘与1955年落成的林谋盛烈士纪念碑合影

印度史诗《罗摩衍那》的华文演绎



文图·蔡曙鹏

去年，新加坡淡米尔文化中心主席马阿伦（Arun Mahiznan）邀我在国家图书馆做《罗摩衍那的华文复述》（*Ramayana retold in Chinese*）演讲，要我把跨文化戏剧创作梦想怎样变成现实的过程与大家分享。整理资料时，发现如果从1971年以我编剧、采用印尼皮影形式的《金鹿》算起，以华文演绎《罗摩衍那》已经五十多年了！

也许是童年看爪哇古典戏剧（*wayang wong*）皮影戏和木偶戏（*wayang gelok*）的潜意识驱动着我把《森林历险记》搬上舞台。在那些熟悉的印尼表演艺术形式中，印度史诗《罗摩衍那》和《摩柯婆罗多》是最重要的题材。因为自小跟着母亲和邻居一看再看印尼戏剧，两部史诗里的善恶对峙成为4岁以后移居到新加坡、接触华族戏曲之前在脑海里储存着的最形象化的画面。南来的祖母带着我到醉花林、大伯公庙、新世界、大世界、维多利亚剧院等场所看大戏之后，我开始进入了潮州戏、海南戏、福建戏色彩斑斓，锣鼓铿锵，故事精彩，音乐优美的天地。然而，最叫一个爱看戏的小学生感到震撼的是，1958年巴斯卡以婆罗多（*Bharatanatyam*）舞剧演出的《梁山伯与祝英台》。我想：“有一天把《罗摩衍那》变成一部潮州戏，一定很好玩。”这个藏在心田里的心愿，一直到1991年才有机缘由陶融儒乐社在德国的舞台上达成。

先说一说《罗摩衍那》改编为华语皮影戏《金鹿》和华语儿童诗剧《森林历险记》的实验。1971年，作为儿童剧社成员，我每逢假期都会参加爱社运动月活动，程茂德社长让大家天马行空地唱歌、奏乐或演出即兴小品自娱。我选择编写和演出了约二十分钟的华语皮影

戏《金鹿》，配上爪哇嘉美兰音乐，一面操作代表不同角色的皮偶、一面配上口白、叙述情节。这个在内部演出的小戏，演绎《罗摩衍那》中的罗摩王子及妻子悉多、弟弟罗什曼那被放逐到丛林时，十头魔王意外发现其踪迹后的片段。魔王垂涎悉多美色想出调虎离山之计，强迫他的弟弟千面魔王化身为金鹿，成功引开罗摩，把悉多俘去。这个实验，让我学习了皮偶操作者一身多职的能力，既要控制皮偶、又要讲故事和角色扮演，充满挑战。但真正把《罗摩衍那》写成完整的戏演出，则是1986年，我与国大同事梁世芬博士和爱好戏剧的同学们创办了双语剧团演艺坊之后的事。

青少年剧展带来的演出机遇

那年，社会发展部的青少年剧展主办方邀请演艺坊以创作剧目参加。演艺坊选择以《罗摩衍那》为题材创作一部儿童诗剧，取名为《森林历险记》，一来创作东南亚题材的剧本，符合演艺坊创立的宗旨，二来以爪哇古典剧形式演出，可让本地观众欣赏邻国雅致精美的传统艺术。毕竟《罗摩衍那》（Ramayana）和《摩柯婆罗多》（Mahabharata）是古印度生活习俗、宗教信仰、哲学思想、道德观念、政治设施的百科全书。在东南亚地区已流传了一千多年的印度史诗《罗摩衍那》，其影响广泛而久远，极为特出。本地区几乎所有国家的民间文学、表演艺术、造型艺术，甚至政治、宗教等多个领域，都有《罗摩衍那》和《摩柯婆罗多》的身影。当时想，作为东南亚一员的新加坡的华语剧坛，也应该有这两部戏。因此，演艺坊先后把两部史诗搬上话剧舞台。

《森林历险记》分八场戏，依次是：恶贵妃毒计害王子，老国王气绝归天国；野森林光阴如流水，恶魔王摇身变金鹿；调虎离山王子上当，雪中送炭王妃被掳；千鸟王舍命救玉女，伤心人巧遇美猴王；两王子助人解危难，美猴王奋勇搬救兵；搭长桥巧渡风波洋，入虎穴猴王报佳音；点星火魔宫成火海，走密道逃出铁牢房；浴血战群魔见阎王，归故国亲人大团圆。这个结构，为表演提供了广阔的二度创作空间。

感谢社会发展部蔡爱莲的支持，安排《森林历险记》于3月12日、13日在维多利亚剧院演出。



1989年《森林历险记》在香港中文大学演出剧照

主演者有李沅和、章秋燕、潘清豪、傅文尼、刘晓风、陈晓慧等青少年演员。魔王扮演者傅文尼的话，反映了年轻团队的探索精神：“一通电话，一个机缘，我参加了Ramayana的演出。这和我想象中的话剧有极大出入。但是，它给我极度满足、兴奋的经验。在排练场上，贯彻始终的是一种求知喜悦。一个原本没有听过的故事，一种我没有体验过的艺术形式，如今在我的心湖掷出永恒的涟漪。我很珍惜Ramayana的历程。愿我能像接力赛的竞步者，把充满热带风情的民族艺术火炬，不熄地传开，点亮未来。”

《森林历险记》继承了五、六十年代新加坡诗歌朗诵、造型的演出传统，并借用印尼古典戏剧数百年锤炼出来的程式和艺术，形象地表达出角色丰富的情感。华语的声调主要是音高的变化，对声音平仄的妥当调配产生了音乐性。在不同场景配上特色鲜明的印尼嘉美兰音乐，舞蹈性的程式和音乐性语言的融合，形成了让观众耳目一新的表演方式。戏里，离别14年的兄弟重逢时，全体演员跳起廖春远指导的巴达维亚的民间舞蹈yapong，在热闹气氛中结束了这个美丽传说的叙述。

从内容看，《森林历险记》是抗拒邪恶、追求理想的颂歌，书写了父子情、夫妻情、兄弟



1989年《森林历险记》主角邹勇辉(左)和冯慧诗(右)

情、战友情，富有教育意义，因而得到学生的支持，两场都爆满。巴斯卡、刘抗、李豪亲临现场，给青少年演出团队极大的鼓励。首演后不久，演艺坊就接到香港中文大学和香港艺穗节发来的邀请函。不过，原剧有18个角色，主办方只能接待5名演员，怎么办？我接过动笔打造浓缩本的任务，改为5人演出的50分钟短剧。在改写过程中，逐渐萌生了“戏剧轻骑兵”的创作理念，此后写了十几个小戏，作为戏剧、戏曲进校园和国际巡演的剧本。

《森林历险记》在中文大学及列为香港一级历史建筑的小剧场演出，许多戏剧界朋友来观赏，报章刊登了剧评。四个月後，又获得由日本富山市举行的“国际青年剧祭”的邀请赴日演出。改用大学青年邹勇辉、冯慧诗、叶建毅、陈英豪、李沅和、卓少杰等十人上阵。在24个参演的团队中，演艺坊的《森林历险记》脱颖而出，获得了戏剧节主办方颁发团体演出银奖，并且得到在场观看演出的纽西兰国际青年戏剧节负责人青睐，即席给演艺坊发出1990年9月前往纽西兰的第三大城市基督城（Christchurch）演出的邀请，并要求改用英语演出。演艺坊《罗

摩衍那》制作人陈必佳马上重组演员阵容，邹勇辉、陈珠莲、王光瀚、许国兴、叶建毅、陈宝丽、卓少杰等演出了英语版本的《罗摩衍那》。英文剧本刊登在1990年东南亚考古与艺术中心学报第11卷第2期，引起菲律宾文艺批评家Nicanor Tiongson、印尼舞蹈家Edi Sedyawati教授（已故）、泰国戏剧家Surapone Virulrak教授的关注，来信道贺。

潮剧版《罗摩衍那》德国首演

德国名城斯图加特1991年举办国际戏剧节，邀请我带原创剧目参与。我想，为何不把《森林历险记》改为潮剧，做一个戏曲跨文化戏剧的尝试？这个想法，得到陶融儒乐社中坚分子林舜香、林金生姐弟和陈有才、蔡瑞芳夫妇的热烈支持。戏曲剧本是文学性与表演性并重，清初戏曲理论家李渔在《闲情偶记》说过“填词之设，专为登场”。《罗摩衍那》的故事本身有强烈的戏剧性，但如何写出富丽合韵的唱词与口白，很考功夫。为了符合德方整部戏由十人参演的条件，一些次要人物只能割爱。在汕头市戏剧研究室主任连裕斌的鼓励下，加上有了话剧版五人演全剧的经验，这次缩编成四幕剧，问题迎刃而解。《森林历险记》移植为潮剧时改名为《放山劫》，把故事设置成古代中国、Dasarata老国王改名庆宗、罗摩王子和他的弟弟分别是仁昭、仁斌，Kekayi改为柯贵妃。

第一幕是“贵妃逼宫太子离宫廷、皇帝盛怒撒手归西天”，这一场戏以父子情、夫妻情、兄弟情为主题，与仁昭（罗摩王子）被流放13年的中心事件密切结合在一起，立了戏的“主脑”。老生、泼辣旦、小生、闺门旦、也各有行当特色的唱段。两段后台合唱曲，突出潮剧渲染舞台气氛的帮腔，展现潮剧特色。第二幕“魔王得逞刁姐成俘虏、神猴仗义带兵救佳人”让扮演十头魔王的花脸演员、扮演千面魔王的武丑演员，以及扮演金鹿的舞蹈员上场，展现花脸和武丑的戏曲化妆特色和各種唱腔表演。第三幕“闯入虎穴神猴救佳人生路，化险为夷怒火烧魔宫”里，作曲者用《斗鹤鹑》曲牌写的刁姐思念仁昭的中心唱段，更有神猴哈努曼亦庄亦谐的武生戏，是集中了视觉听觉欣赏趣味的“热场”。第四幕“火海烈焰难挡求生路、击毙恶魔亲人喜团圆”，以最

有潮剧特色的吹奏号头渲染气氛开场，习妲扮演者的水袖功夫和神猴扮演者的棍术、十头魔王和仁昭太子对打的武场，把戏推上高潮。

当时，我在隶属泰国教育部组织的东南亚考古与艺术中心工作，用工余时间每写一页，就传真给陶融儒乐社，最后由导演林舜香把戏排起来。艺术上的共同理念、域外传播潮剧的共同愿望促成了隔空跨境的合作。前往斯图加特之前，应时任歌德学院即将离任院长Horst Pastoor博士和即将上任的Heid博士院长邀请，《放山劫》在歌德学院举行首演。演出后，Horst Pastoor博士表示热烈祝贺。他说：“这部跨文化创作敢为人之先，在多元民族的新加坡很有意义与价值”。时任国家博物馆馆长的柯宗元也给我们很大的鼓励，并安排陶融在德国载誉归来后，在博物馆小礼堂重演。

挥洒青春，默默耕耘，总会有收获。1995年，泰国为欢庆蒲眉蓬陛下登基50年大典，举办罗摩衍那国际艺术节。在此之前，东南亚国家主办过数次同样主题的文化盛会，代表新加坡的是巴斯卡艺术学院的罗摩衍那舞剧。泰国戏剧家Surapone Virulrak教授之前读过《森林历险记》英文版本的剧本，为陶融儒乐社搭桥，极力推荐潮剧版的《放山劫》参加盛会。新加坡驻泰国大使黄国宾阁说：“陶融此次贡献的特殊意义：取材自印度史诗，却以华族潮剧形式演出，通过表演罗摩衍那的故事，陶融把本地区的两大文化交织在一起，这是个大胆和革新的创举。这种文化上的交流与创造，能从彼此歧异中给社会带来再生活力。”《放山劫》首次在罗摩衍那国际艺

术节亮相，媒体大篇幅报导，东南亚艺术界的同行欢呼雀跃。泰国舞蹈家Chaturong Montrisarit说得好：“东南亚罗摩衍那的大家庭，在新加坡有了一个新兄弟！”

在《放山劫》的基础上，湘灵音乐社在1997年移植成梨园戏，在摩纳哥国际戏剧节登场。1998年的歌仔戏版本，由戏曲学院高级教师李秀华导演、厦门歌仔戏剧团制作伴奏带。之后，这个歌仔戏版本受邀在2002年的泰国“罗摩衍那国际艺术节”公演。2004年，来自台湾的另一位高级教师洪秀玉以《罗摩衍那》为名，创作了歌仔戏版本，在如切民众俱乐部首演。2006年受邀到印度尼西亚呈献“新加坡歌仔戏剧展”，2008年受邀到“伊朗第二十六届法佳国际艺术节”演出。

在众多版本中，戏曲学院副研究员朱飞跃和中国湖北省黄梅戏剧院院长张辉设计唱腔的《罗摩衍那》黄梅戏版本，先后于1999年和2002年受邀在泰国国家剧院公演。除了教导武吉班让中学、光洋小学、圣婴女中演出全剧在本地公演外，学生版的《罗摩衍那》还受邀在意大利和印尼的国际艺术节公演，成为一个广为人知的新加坡戏曲作品。在众多海外传播的历程中，让团队最兴奋的莫过于2000年受隶属印度外交部的Indian Council of Cultural Relation邀请，到《罗摩衍那》诞生地——印度四个城市的巡回演出。

从2013年开始，我与中国艺术院团合力创作不同剧种的《罗摩衍那》。先与浙江婺剧团合作，把《罗摩衍那》移植为婺剧，改名为《宝弓



潮剧《放山劫》在泰国国家剧院
谢幕时仁昭扮演者黄巧香接受献花



2013年冬，蔡曙鹏为浙江婺剧团编导《宝弓奇缘》

奇缘》。之后，建德婺剧团在浙江婺剧团的支持下成功搬演《宝弓奇缘》，于翌年在韩国浦项国际戏剧节和原州国际舞动艺术节盛大公演。同年，南宁市民族文化艺术研究院（南宁市戏剧院），将《宝弓奇缘》移植为粤剧，林亮衫作曲。在南宁举行的第二届中国——东盟戏剧周，统筹了来自马来西亚的国立艺术学院、印度尼西亚日惹国立艺术团、菲律宾舞蹈团、南宁市戏剧院演出四个国家接龙演出的《宝弓奇缘》。两年后，河南省京剧院邀我移植京剧版《宝弓奇缘》。2018年，为河南省木偶戏剧团、新加坡姚瑞明创办的偶戏专家团和柬埔寨塞莲花皮影戏剧团，合排了在郑州、信阳和金边演出的偶戏版《森林历险记》。河南省木偶戏剧团还以《森林历险记》在第五届全国木偶皮影剧节获得“传承剧目奖”“木偶技艺操纵奖”两大奖项。

数十年来，不同团队合力创作的新加坡版本《罗摩衍那》在海外传播硕果累累，华、巫、印合作的例子也不少。这个美丽的传说提供了打通文化视域，突破时空限制的素材。不同背景的艺术工作者，希望通过共同努力，创造一部不同国家、族群之间具有全人类普世意义的艺术作品。曾任国家艺术理事会艺术发展委员会主席的陈忠义（Bernard Tan）教授总结得好：“用华族戏曲表演《罗摩衍那》故事，是一个突破，也是一个挑战。它对于演员和观众都是一种新的经验，同时也为促进彼此文化的理解，提供了新的渠道。”

题图说明：

建德婺剧团《宝弓奇缘》千鸟王与十头魔王对决

（作者为新加坡戏曲学院创院院长、民族音乐学博士）

Ramayana retold in Chinese

Last August, Arun Mahizhnan, Director of the Center for Singapore Tamil Culture invited me to share the stories of my journey in creating Ramayana as Chinese drama, puppet theatre and Chinese opera at the National Library.

Ramayana fascinated me when I was a child in Jakarta. I watched the Wayang Kulit version of Ramayana at temples and its interpretation in Wayang Wong style in theatres. Watching Mr. K. P. Bhaskar's adaptation of the Chinese folktale "The Butterfly Lovers" inspired me to tell the Ramayana story to a Chinese audience. In 1971, I created a shadow play, based on Ramayana, in Chinese. The premiere was held at the Children Playhouse (1965-1980), a Chinese theatre group that nurtured young performers, dancers, musicians, and singers.

19 years later, a children's play based on Ramayana titled "The Adventure in the Forest" was created by Arts and Acts, a bilingual theatre group which I established, for the Young Peoples Theatre Festival organised by then Ministry of Community Development. That version was presented in Indonesian Wayang Wong style with exquisite costumes, elegant choreography, melodic gamelan music and well-arranged fighting sequences. The following year, "The Adventure in the Forest" was invited to perform overseas by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ong Kong Fringe Festival as well as the Toyama International Theatre Festival in Japan and won the Silver Award.

In 1991, I collaborated with the Thau Yong association, established in 1931, to premiere a Teochew opera version of Ramayana commissioned by the Stuttgart International Theatre Festival. The success in Germany led to an invitation from the National Theatre of Thailand, which in 1999 commissioned the writer to present a Huangmie opera version of Ramayana. That version was invited by the Indian Council for Cultural Relations (ICCR), India, to participate in the Ramayana International Theatre Festival in New Delhi, and toured Khajuraho, Varanasi, and Chitrakut, a small town where Rama was in exile. The great success of the tour in India led to invitations from over a dozen of International Theatre Festivals in Europe, the Middle East, China, Japan, Korea, and Southeast Asia countries. The objective of promoting cultural diplomacy is best summarised by Singapore's Ambassador to Thailand Wong Kwok Ping in 1995: "Its art form of Teochew opera is Chinese, whereas the story of Ramayana is Indian. It is a bold and innovative adventure. Such cultural exchanges and innovation can only serve to revitalise our societies, creating strength out of differences."

潮人对传统文化的热爱和坚守



文图·叶碧娇

早期移民新加坡的潮人中不乏出生于具有深厚文化渊源的书香门第，这些人顺理成章地踏上文化艺术或文化艺术教育的路途。更有家境富裕者，因其富足的经济条件，能够追逐自身的梦想。当然，更多的潮人先辈家境未必显赫，但是父母或者亲戚皆秉承了华人重视教育的传统，希望在教育的熏陶之下，得以教化，并且能提升社会地位。故此，他们的后代在这方面得到培养，或者有长足的进步。

新加坡先驱艺术家、著名水彩画家陈宗瑞出生于汕头某村子一个商贾人家；新加坡文化奖得主、写实派画家蔡名智的家学渊源来自热爱美术的父亲，他的成功当然也离不开新加坡名师陈宗瑞的鼓励和提携；著名画家陈克湛出生于书香门第，祖上社会地位显赫，其祖辈是潮汕一带著名的富商陈慈黉；如果没有父亲的严格要求、用心栽培，新加坡著名书法家曾广纬也未必能取得今天的艺术成就。

毋庸讳言，潮人也必然会带着源自中国的传统文化观念来到新加坡。首先是正统的儒家文化中重礼教、讲求内在道德教化的思想。礼教和道德的教化需要经过兴学才能达到成效。来自于乡梓的潮人，同新加坡其它方言族群一样秉承了这样的观念。在潮人学府中，有新加坡潮州公立端蒙学堂，为潮籍子弟提供教育。虽然端蒙如今已经不复存在，但是，审视新加坡从早至今名人翘楚的生平和成长经历时，我们却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历经百多年的历史，端蒙学校不仅培养了众多各方面卓有成就

的人才，更重要的是，因其对传统文化艺术的重视，加上丰富的资源，为新加坡潮人社团构建出深厚的、热爱书画艺术的群体基础。

端蒙学校拥有一批重视华族传统文化艺术的教职员工。有校友这样说：“书法人才出端蒙。”从端蒙毕业的学生在书法上的表现，可圈可点，校友认为这些应归功于历届的校长、老师的鼓励和栽培。陈景昭校长、杨伟群副校



潮籍书法家曾广纬于端蒙学校校友会午宴间挥毫



2011年，曾广纬应李光耀资政所托书写的匾额，如今悬挂在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

长、曾广纬老师等都是本地知名的书法家。在他们的引导和影响下，学习书法成为学校的一种风气。学校每年举办一次全校大楷、小楷比赛，还规定学生每周须交上大楷、小楷若干篇。早期，学生用毛笔写作文，呈交老师批改后，还要用毛笔誊清。

正是这样的艺术熏陶，培养了众多的华族文化艺术人才。著名的多元艺术家，在书画篆刻领域成就非凡的陈建坡就毕业自端蒙中学。更为重要的是，端蒙学校为潮州社团在华族的文化遗产方面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使得潮州社群至今拥有浓厚的传统文化氛围。

潮州社群对传统文化的热忱与潮人众多社团有着相辅相成的紧密关系。潮籍人士对文化的坚持让他们在各种社团组织中发挥着促进社团发展不可或缺的作用，而社团组织又反过来促进了文化的发展和传承。新加坡潮汕人士组织成立的宗乡宗亲会馆社团林立是无可否认的客观现实，它们之间无论关系如何，但都有一个共同的宗旨，那就是为宗乡同胞谋福祉。就像其他方言群的会馆一样，这些潮人宗乡社团最初解决的是乡亲精神归属、子弟文化教育，乡人身后的最终归宿问题，并且排解同乡困苦生活、帮助族人发展职业前途等等。如作为慈善机构，早期成立于潮人庙宇粤海清庙的义安公司，就建立并资助了众多的潮人学府，大力赞助文化活动，甚至设立潮州公墓、殡仪馆等。像这样的社团在新加坡潮汕社群中不胜枚举，它们秉持着对传统乡土文化的热爱，并将之发扬光大，使之不断传承、生生不息。

随着社会的发展，潮籍社群的这些社团仍保持初心。醉花林虽是富人俱乐部，但如今也转型成潮社文化场所，常年举办各种艺术展，开展各种充满潮州文化特色的文艺活动，其中有各种潮籍书画家作品展，也有与潮汕戏剧音乐相关的活动和比赛。这些举措，彰显着即使是步入21世纪的今天，潮人对传统文化的坚守和热情依旧不减。

与其他方言群体的会馆相对比，今天的潮汕社团虽艰难却仍努力地开展和维护着来自原乡的礼仪。比如潮安会馆、揭阳会馆等举办的“出花园”典礼活动。

“出花园”是一种富有潮汕特色的成年礼，年满15岁的少年在农历七月初七举办仪式。也许庆典的内容有所改变，但是象征着走入成人世界的文化意义却始终不变。在传统节日期间，潮人会馆也必会举办各种酬神祭祖活动，如潮安会馆固定的“冬春祭”。在日常生活中，潮人仍然有按照传统的仪式和程序进行婚丧活动，虽然其仪式和程序已经大大简化。

潮人于中秋节仍有祭拜月娘的传统，供品是本地潮人热爱的芋头。这样的习俗来自历史上的潮州在南宋灭亡之后，为表达对元朝统治的不满，以与“胡头”谐音的“芋头”作为祭品，取剥胡头皮之意。潮人就是这样延续和继承着宗乡宗族的文化。

本地潮人在文化传统方面努力地坚守和传承还显著表现在潮剧艺术方面。例如，在今天戏曲艺术逐渐式微的大环境下，新加坡的各个业余潮剧团仍然在艰苦的条件中努力生存，展



业余潮剧演艺班和潮曲歌唱班团体照（杨丽芳供图）



业余潮剧演艺班和潮曲歌唱班演出剧照（杨丽芳供图）

开潮剧潮乐的各种表演活动。

在新加坡仅潮剧团就多达二十几个，其中业余剧团占了大半，有馀娱儒乐社、陶融儒乐社、南华潮剧社等等。它们当中一些原本为民间性质的剧社，如今也逐渐转型为专业演出团体。这些剧团之所以能够得以生存乃至于成功，与潮人社团的支持和赞助分不开。当然更重要的是得益于潮籍人士积极踊跃地参与很多

潮籍会馆开设的潮剧歌唱班。如吴应河潮剧潮曲歌唱班、潮安潮曲歌唱班、醉花林潮曲歌唱班。会馆为这些歌唱班提供场地，也推动了潮人的积极参与。虽然参加这些组织或活动的多半是中老年人，但是这些长辈对年轻一代也起了一定的熏陶作用。新传媒曾经邀请一个非常年轻的学生分享潮剧学习的心得和感受，这在其它方言社群中是极其少见的。

潮州各会馆也举办各种活动，如：潮州八邑会馆的多届“潮州文化节”“潮州美姐选美赛”“历史长廊展”“端蒙师生书法挥毫活动”“潮人企业奖”；义安文化中心的“潮州文化美食节2019”等等。这些活动在秉承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试图达到团结海外潮人、延续潮汕文化、与时俱进且吸引年轻人的目的。

比较令人关注的是2002年由潮州八邑会馆主办，其它组织联办的“海外潮人社会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首先它是首次在新加坡举行的世界潮人学术文化交流会；其次它从学术高度来探讨潮人在海外的文化、历史，开展的活动和意义，取得的成就和对社会的影响。此研讨会促进了散居在各地海外潮人的彼此了解和互动。

这次的研讨会出版了《新加坡潮州八邑会馆丛书》。新加坡著名的历史学家如此评价：

“20世纪中叶以后发生的所有重要事件，惟有华人的国籍和种族才是被关注的症结。海外潮州人敏锐地认识到这点。他们热爱自己的生活方式，并把它传播给下一代，使他们了解是什么因素使他们凝聚在一起。同时，此书也为读者介绍了丰富和异彩缤纷的中国传统文化知识。”

我们可以这么说：正是对传统文化的热爱和坚守，使得移民新加坡的潮人能够保留原籍地的文化传统，并视为族人的精神命脉。这种坚持在兴办学校、组织社团、语言习俗、饮食、信仰以及各类文化艺术方面得以充分表现，这或许也是本地潮社能涌现众多文化艺术人才的原因之一。

（作者为本地教育工作者）

走红山 经过四座庙



文图 · 林高

2022年10月29日，G带队来到红山。红山有好几座组屋即将拆除重建，便想来搜集一些新旧更替的影像。红山虽无“山”的形状，当走进高高低低，组屋错落的小区，只觉绿荫起伏，早晨的阳光利用地势调配色泽，周边环境变得格外幽娴好看。

那一天由红山走到大世界，经过四座庙。平民住到那里，寺庙就跟到那里。看寺庙可以看到民间的许多情节。即使信仰不同，也无妨进去看看，这一看可能看到“信仰”以外，许多我们未必知道的事，这些都是认识岛国的资源。

先到麟山亭。熟知的麟记路（Leng Kee Road）就因“麟记”而得名，Jalan Tiong是通往当年的麟山冢；Tiong是福建话，冢的意

思。麟山亭北极宫建于1876年。麟记坟山（也称麟山冢）的东主是颜应麟（也写作颜麟）。大约1866年，颜应麟将麟记山的部分土地拨为颜氏家族墓地，部分土地捐献给福建会馆作为公冢，麟山亭交福建会馆管理。1963年政府征用坟山时保留麟山亭北极宫，麟山亭成了过去日子的见证。安土重迁是华人的传统，而岛上的坟山后来都改变用途，子女为老去的父母办身后事多不再选择土葬。新一代大多不知道自己生活的地方曾经是坟地，挖掘坟地会挖掘到精彩的故事，包括早年事业有成的先辈为族人和同乡同胞筹划，出资出力的心意。坟山的消失反映了社会的变迁、文明潜在的力量以及民间思想观念的转变。





真龙宫



金兰庙

接着来到坐落于红山弄的真龙宫。真龙宫原来座落于亨德申路，创建于1913年，后来因土地被征用，真龙宫联合龙山亭、介谷殿及万仙庙建设真龙宫，搬迁到现址。所以，真龙宫是联合宫，供奉包括保生大帝等诸位大神。真龙宫、龙山亭和介谷殿都是百年庙宇。

真龙宫经过翻新重建，呈传统庙宇建筑的恢弘与华丽，有坐镇一方的气势。殿堂的设计讲究，藻井、龙柱、门神都根据中国漳州白礁慈济祖宫的原图设计，屋檐用斗拱来衔接，木雕饰石雕饰也都细工打造。

寺庙的节庆反映一方水土的信仰和习俗，却也因社会的快速发展，政府征用土地而不得不因时制宜。原来散布在各村落的寺庙便有了“联合庙”的变通；众神祇共处于一殿堂，这样变通反映的是，民间在信仰上能各让一步，又能各保持自己的虔诚和仪式。

进一步看，共处于一殿堂的“联合形式”其实反映了信仰与迁徙、民众与社会、社会与时代的协商与共进退的过程。多年来，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丁荷生和许源泰二位老师从学术的专业角度来做这方面的研究。

那天L也来，边走边聊，经过中峇鲁金殿路，一座大有来头的金兰庙就矗立在那。走进金兰庙，同样也可以看到社会发展的轨迹。某日，L根据蛛丝马迹来到寅杰路（Yang Kit Road），看到普陀寺前清幽的小公园有个牌坊题为“金兰园”。普陀寺有个老庙祝告诉他，那就是金兰庙的原址。

金兰庙创建于清朝道光十年（1830年），创建人以陈治生、杨清海与许荣海为首。三人都不是福建帮或秘密会社的首号人物。L认为，召

集众人捐款兴建一座庙宇，按理应由福建帮首领薛佛记或者秘密会社的老大陈送等人来领导。因此推测，金兰庙可能是个反清复明的组织，以道教庙宇来掩护逃难的结义兄弟。换一句话说，金兰庙匿藏一段历史，这段历史可以追溯到19世纪初期“逃难”至此的移民背景。当岛国自信地回头去看自己的过去，会发觉，许多遗迹原来隐藏着诠释历史的资源。

另外，读杜南发的考究得知，1992年恒山亭遭遇大火烧毁后，重建恒山亭的计划迟迟未能落实，恒山亭大伯公等神像暂时安置在天福宫。12年后，因天福宫进行规模甚大的修建工程，2004年12月31日诸位神像“请出”天福宫，转移到金兰庙。神界和人间一样，亦有相互拜访的友朋关系。这可以看作是延续百年前本地迎神绕境的传统，当时每三年一度的妆艺大游行，就是迎送恒山亭大伯公、凤山寺广泽尊王、金兰庙清水祖师三神像到天福宫“作客看戏”，有此因缘，恒山亭大伯公才会先后送到天福宫及金兰庙供奉。

最后来到合洛路上段，俗称乌桥头。也有一座玉皇殿（天公坛），创建人是章芳林。章芳林立下条规：不准设鸦片烟具、聚赌、邀集匪人。额外立下的条规其实反映了19世纪末的某种社会情况。直到1950至60年代初，私会党依然十分猖獗，河水山、乌桥头、红山属于黑区，几乎每天都发生殴斗与凶杀。

寺庙内另有乾坤，百余年的时间和空间里，轻轻一点算，竟是一幅长卷景观，细腻描绘了岛国的历史、社会以及民间习俗的变化。

（作者为本地作家、新加坡文化奖得主）

在新加坡感受 华族文化的自觉传承



文图·傅扬

有韵味的华语

那天，当我的双脚第一次踏上异国的土地，既兴奋又忐忑。一个“土包子”难得跨出国门，哪怕知道新加坡有超出70%是华人，也未能打消我的心结。

因为很早就知道，新加坡是一个以英语为官方语言的城市国家，我这个只会几个单词的英语水平，怕是要找个翻译，才能在新加坡混得下去喔！

果不其然，填那张小小的入境登记卡，已是汗流满面！尴尬地斜睨左右，除了高大的老外，竟没有一个华人面孔。此时心里直打鼓，难道今夜要在机场过夜？或是明天要被遣送返乡？想到几位在出站口接机的友人——哎呀！已经有点后悔今日之出行是不是没有烧柱高香，也反省少年之蹉跎呀！

正惶惶不知如何是好之时，一个稚嫩甜美的声音在耳边响起：“先生，需要帮忙吗？”我赶忙回头望，发现是一学生模样的少女，站得毕恭毕敬问我。实在庆幸，她居然没有喊错我的性别！因那时的我一头飘逸的长发，常有人叫我“阿姨”。

“先生，我可以帮你吗？”也许是看到我

在新加坡樟宜机场这样凉爽的大厅，都还汗流浹背，女孩又热情地问道。

“哎呀！太感谢！太感谢啦！”我长嘘了一口气。

一问一答中，女孩不知不觉已指导我填写完剩余的空格。

“好啦，先生！现在您可以入境啦！那边窗口是外国人通道。”女孩指指大厅一侧的“外国人通道”，冲我莞尔一笑，两个浅浅的酒窝深嵌在红扑扑的脸蛋上。

还未等我发声“Thank you!”女孩已跑向不远处的中年妇女，挽着她的手，消失在“国人通道”。

语言不通憋出一身大汗，没想到会偶遇一新加坡华族女孩，解我燃眉之急。没想到女孩的华语竟如此之好，也如此动听，真是大大出乎我的意料！

只觉得，那华语虽不是标准的普通话，但别有韵味，这是我在新加坡呆的时间长了，才慢慢体会到的。

对接机人的深刻印象

走出接机口，时任新加坡艺术剧场主席

许崇正先生、董事谭先生已等候多时。那时，下机的、接机的都已走得七七八八，只有我这个靠别人帮忙才能够入境的人，拖着一个行李箱，晃悠悠地出来。

有老总（后称许主席为老总）在，面子有些挂不住，不好意思把延迟出港的囧事告之，尴尬地笑笑，一点都不自信地说了句“拿行李耽搁啦！”

谭先生心领神会相视一笑。“不急！不急”。随即礼貌地将我介绍给许先生，语速不紧不慢，轻言细语，彬彬有礼。这是自从认识谭先生以来，一直都没有改变的，他给我的印象一直都是一个令人尊敬的学者形象。

我把目光转向许先生，上前一步先行伸出手。

在来新加坡之前，也曾向谭先生打听过将要与之共处的上级领导有关情况，还是百闻不如一见。

握住许先生伸过来的手，浅浅的，却感觉很厚实、有力。我迎上前，许先生却原地不动，这就产生了距离。也让我有机会在瞬间观察观察。

许先生个头不高，上身穿一件熨烫得很笔挺的白衬衣，衣领敞开，衣袖却紧扣，下身着一条深灰色的西裤，线缝也是笔直笔直的，脚蹬一双铮亮的黑皮鞋。这一身装束，既庄重，又体面。

后来我才知道，许先生工作繁忙，家里的事，夫人锦香打理得井井有条，这是后话了。

许先生红光满面的脸上，挂着一副高级职员特有的眼镜，显得干练、利索。眼镜背后，透着精明的双眼满怀笑意，似乎也在不停地打量我这个将要与之相处的，不知底细的下属。

许先生也是五零后。据介绍，他有一份银行高管的固定工作、还有三个孩子需要关照，在这样的背景下，许先生仍不余力地投入艺术剧场相对繁琐的义务工作中。究其原因，原来是因为热爱华族文化艺术，从年轻时代就在新加坡艺术剧场摸爬滚打，凭借一己之力和对弘扬华族文化的信念，在艺术剧场坚持至今！

与两位先生步出机场大厅，一股热浪扑面而来，湿咸的海风裹挟着热浪，拍打在脸上、手臂上，还感觉到有些许

的刺痛和灼痒。尽管来前做足了功课，知道属于热带海洋性雨林气候的新加坡，湿热是出了名的，每天平均相对湿度竟然在60%到90%之间，每日平均气温高达24度至35度。但当我真正投入这异域疆土，对于我这个出生在号称“凉爽的贵阳”的人来说，以至于用了一年的时间，才算渐渐适应下来。

这次出国，是应许先生和谭先生之邀，任新加坡艺术剧场专职舞美设计师。为剧场设计的第一个戏，便是从小就非常喜爱的童话故事——《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

说起“新加坡艺术剧场”，在国内概念中，一定是和“中国国家大剧院”同等性质的国家艺术团体。其实不然，那些年代在新加坡，大多文艺团体都是私立性质，是靠一波热爱戏剧、舞蹈、音乐的艺术爱好者，自己租房组成艺术团体，凭着对艺术的热爱，利用业余时间追求自己的爱好和理想。他们靠自筹经费，拉赞助来维持团体的运作。据我所知，只有像“新加坡交响乐团”这种专业团体是国家出钱、出场地扶持的，其他有此“待遇”的艺术团体简直就是凤毛麟角。

在新加坡，有许多热爱文化艺术的实业家会慷慨解囊，赞助自己喜欢的文艺团体。像“新加坡艺术剧场”这样的以华语为主的团体，也常有视华族文化传承为己任的赞助商。

“把你的行李箱放后背箱里。”耳边传来谭先生依然不紧不慢的声音。我这才注意到我们

儿童剧《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舞台设计图 水粉 48X33cm (2004)



已停在一辆银灰色“大奔”面前，就是那种在斜斜的车头有一个大大的马赛地车标的小轿车。

90年代，中国刚刚改革开放不久，新加坡已是亚洲四小龙之一。那时，小轿车在中国还只是少数公家用车，更别说进入平常百姓家了。看到这样的，属于自己的马赛地轿车，心里确实只有羡慕的份！

放好行李箱，由于关门声音有些大，我自己都被吓了一跳。

我迅速朝许先生的方向望去，也不知是他没在意，还是为了不使我难堪，许先生快速地挤进了驾驶室。

这时，谭先生已为我拉开后排座的车门，有礼貌地让我先上车。这样的客气，有时真让人受不了，多年的兄弟情，凡事都还这样彬彬有礼。不过回头一想，中国有句老话曰“礼多人不怪”！别人对你有礼，你还说三道四，真是有些不知好歹。

唉！有时，人就是这样。

用热情凝聚的团队

说起即将要开展的工作，心里真还没有数呢。

国内演出团体一般配备都比较完备，舞美、化妆、服装、道具、音效、灯光、装置，各负其责。

临来时，谭先生提醒我：“到剧场恐怕你要独挡一面喔！”

我不知道这“独挡一面”到底有多“挡”，口不说，心在想，“不至于让我上剧院天桥打追光吧”！

谭先生又很从容地补充到：“不过，我们有一个强大的团队，可以任由你支配。”我心里直犯嘀咕：“这个团队有多强大，居然可以任由我支配，那‘行当’一定十分齐全！”直到星期六去到剧场，我才有幸目睹了可以任由我支配的强大团队！

性质决定了一切！

由于当时新加坡艺术剧场的“民间”性质，不可能拥有一个相对稳定的专业团队，大多数主创人员都是临时外聘，我这个专职舞台设计师也只空有其名了。

“我向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我们剧场刚从中国、贵州省话剧团聘请来的舞台设计师傅扬，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表示欢迎！”

我还在用怀疑的眼光审视着我眼前的团队，心中不禁在想“我是不是进错了房间，这拨孩子他妈、孩子他爹就是我以后可以合作的人士吗？”剧场主席许先生已向与会的朋友们介绍了我。

一阵欢快的掌声夹杂着许先生爽朗的笑声向我袭来，把我从沉思状态拖回现实中。我慌张的起身脱帽，忙向众人行礼：“初来乍到，请多多关照！”也许是我的慌忙、也许是我的话过于简短、也许是我的快接近腰部的头发，让会场发出一阵哄笑，还有人在窃窃私语……

新加坡是个国际大都会，世界各色各样的人物齐聚这里。不过，像新加坡艺术剧场这样的，比较传统的本土艺术团体，突然之间出现一个我这样的，有些异样的人，哄笑和窃窃私语太正常不过了。

许先生逐一向我介绍了艺术剧场的也同样

儿童音乐剧《美人鱼》舞台设计图（第二场：深海）铅笔淡彩 40X25cm (2002)



《美人鱼》服装设计图 铅笔淡彩



话剧《卖火柴的小女孩》舞台设计图 彩色铅笔 54X40cm (2001)

来自中国的老师、艺术剧场青年团、艺术剧场少儿艺术团家长团。这个强大的团队除了中国老师和我一样是专聘且有固定薪金外，青年团的学生们、家长团的家长们都是利用业余时间，不要酬劳，凭着对华族文化的热爱聚在一起的。

青年团主要是一拨中学生、大学生组成，他们很多同学身兼多职。其中让我印象深刻的有王美玉、吴立萍、庄志强、张明玮、黄英超等等。

王美玉同学不光在儿童剧“小白兔”中的小白兔演得活灵活现，还参与一些戏的灯光设计和操控。黄英超同学虽说话有些夹舌，但他演的东郭先生，在他那很有特色的语言诠释下，那真叫一个绝呀！吴立萍小朋友饰演的“红孩儿”真让人刮目相看！她能唱、能演、还能打，舞刀弄枪时像模像样。有时，你还真忘了他们到底是业余的，还是专业的！

说起家长团，不能回避的还是艺术剧场主席许先生。

除了许先生以外，他一家人都参加了剧场的活动，包括他的两个侄儿。夫人锦香在家长团，女儿丽婷、大儿子源凯在青年团，小儿子源汶在

少儿艺术团表演武术！侄儿明利、明亮都在青年团和舞美组。

还有华文戏剧爱好者熊桂英、黄培梅、林宝珠、张雯芯等等。他们中间有些人身兼数职，化妆、服装、道具制作无所不能。这在以后的长期合作中凸显无疑！

正是有这么一大批不计报酬，热爱华族艺术，坚守华族文化的热心肠，华族文化才得以在新加坡这块土地上传承、发扬光大！

“傅扬老师，怎么样，讲讲你的（白雪公主）舞台设计。”谭先生不紧不慢的声音又在我的耳边响起。

就这样，我便开始了新加坡之历程，也自觉地加入到弘扬华族文化的行列。

不过心里暗暗在想，“老兄，你坑朋友真是一套一套的呀——”

题图说明：

《新加坡艺术剧场丝丝街旧址一角》胶彩（1999）

（作者为中国一级舞台美术设计师、前新加坡艺术剧场舞台设计师）

新移民深耕新华文学



文·张森林

新加坡本质上是一个移民社会。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先后独立建国之前，在英国人的殖民统治下，英国资本家牢牢地控制着新马的工农商和交通运输等领域，每年有难以估量的超额利润流入英国。来自中国和印度的大量劳工流入新马，使得这个区域逐渐形成多元种族的社会特征。

作为一个以移民为主体的社会，新加坡华文文学的源头离不开中国。有关中国作家对新华文学的影响，学者林万菁的《中国作家在新加坡及其影响（1927-1948）》（1994年）、郭惠芬的《中国南来作者与新马华文文学》（1999年）等书，已有详尽的归纳与论述。

2003年，新加坡国家图书馆管理局出版了由骆明总编、王宝庆主编的《南来作家研究资料》，从国家层面上认可中国南来作家对新华文学的贡献。这本书出版后20年，也就是2023年，新跃社科大学中文课程推出新移民顾楠楠博士开发的新课程《20世纪上半叶中国南来作家与新加坡》，回溯十位南来作家的经历和创作历程，他们是：张叔耐、曾圣提、谭云山、叶尼、郁达夫、胡愈之、李汝琳、姚紫、连士升、李星可。

如果说南来作家是新中国成立前一个特定历史时期的特定群体，对新华文学的底蕴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那么，1990年新加坡和中国建交之后，从中国来新加坡的新移民潮，则展开了新一轮的新移民对新华文学的深耕之旅。我在这里仅举数例说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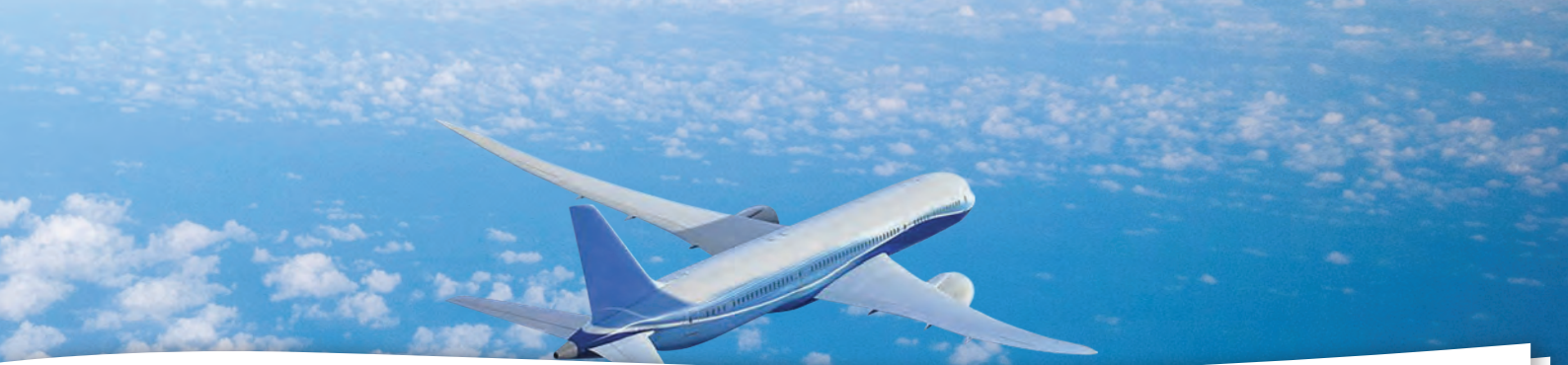
从2000年开始，新移民饶巧虹、王文献、赵庆、李叶明和穆军先后进入新加坡作家协会理事会服务。截止2019年，除了上述五人之外，

作协新移民会员还包括赖世和、邹璐、何逸敏、陈思齐、马龙云、陈彦熹、张秀美、唐正明、周昊、南治国、张松建、孙侠、何华、章星虹、游长樱、郭楠和周通泉等，约占会员总数的一成，这些新移民的加入犹如一股清流，为作协的写作版图带来了新的气象。

2012年，新跃大学出版了新移民学者罗福腾副教授主编的学位论文集《新马华文文学研究新观察》。此书收录八篇以新马华文文学为研究方向的毕业论文，它们几乎全是新跃大学中文课程毕业生的学士和硕士学位论文。罗副教授与郭振羽教授合著的《多元和统一：新加坡的语言与社会》，荣列香港“《亚洲周刊》2022年全球华人十大好书（非小说类）”。此书胪列图表所显示的统计数字，解释了新华文学在1950年代至1970年代方言杂糅成风的习气。

从2012年开始，在时任新跃大学客座讲师欧清池和吕振端的号召下，一些新跃大学中文课程毕业生加入世界华文文学研究创作学会，参与工程浩大的《新华文学大系》编务，并撰写长篇绪论，其中就包括了主编《新华文学大系·中长篇小说集》的新移民王永刚。

2015年，时任南洋理工大学国立教育学院中文系助理教授王兵在教导《中国现代文学及其教学》这门课时，赫然发现那些整日忙于中小学华文教学的同学们，内心深处对于文学的热情并没有完全熄灭，而在批阅学生的期末报告时，突然想到把其中成色不错的若干篇章编辑成书，这就是2016年新移民王兵主编《品读新华文学》一书的出版来由。尽管王兵目前



是在福建师范大学执教，但他对于以新马华文文学为主的东南亚华文文学仍然心心念念，从而发起申请一个名为“东南亚华文文学史料专题研究”的项目，这个项目是中国级别最高的人文社科类课题。

2016年，两位新移民——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徐兰君副教授与硕士毕业生李丽丹合编的论文集《建构南洋儿童：战后新马华语儿童刊物及文化研究》出版。此书主要收录徐兰君之前六年所指导的国大中文系学生写的与本地儿童文化相关的荣誉论文、硕士论文以及他们的课堂期末论文。

2018年，作协主办的“新华文学青年诗歌奖”筹委会的九名成员中，中国新移民占了三位：陈彦熹、穆军和李叶明，显见新移民已经成为写作团体的一股中坚力量。

2007年，新加坡教育部属下推广华文学习委员会推出驻校作家计划。这个为提高中学和初级学院学生华文写作能力而推行的专项计划，是至今涵盖面最广，参与作家、学校和学生人数最多的驻校作家计划。十年后，新移民作家邹璐作了一份详尽的《驻校作家计划十周年研究报告》，收录在蔡志礼和希尼尔合编的《驻校作家计划十周年学生作品精选集：青春同行》（2019年）。

2022年11月12日，新加坡作家节以“南来作家”作为主题，邀请五位新移民：张松建副教授、章良我、邹璐、穆军、李叶明（主持人）针对这个课题进行深度交流，这再次突显了南来作家对新华文学的参与深度。

据我所知，义安理工学院中文系曾培育了一批优秀的写作人才，他们之中，就包括

了后来进入国大中文系深造的新移民安诗一和廖依然等。他们在毕业后分别进入新加坡文教界任职，继续发光发热；同时也加入新加坡华文文艺团体，参与刊物编务与文艺表演等事务。

新跃社科大学中文课程的一些学生，毕业后组成一个积极的写作群体，不时在报章上发表文学创作，以及与文化和社会课题相关的言论。这个写作群体中不乏新移民，如潘金娜、惠林然、孙志伟、杨静等，他们加入新加坡南洋孔教会，担任儒学课程或古典诗词的讲师，扮演文化传承的桥梁角色。

在他们之中，孙志伟担任《雨林诗刊》编委之一，并在由云南大学主办的“第一届东南亚南亚华文文学学术研讨会”上宣读其所撰写的论文《新加坡华文文学的几幅风景——甘榜、组屋与“黍离之伤”》，表现不俗。

几年前，新移民谭瑞荣甫出任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源》杂志的总编辑，就做出了不少编务上的改革，包括推出“年度优秀文学作品奖”，以鼓励不同体裁的本土文学创作，以及邀请资深撰稿员对卓有成就的新华作家进行深度采访，通过对话与报道的形式，保留珍贵的新华文学资料。此为新移民深耕新华文学的另一范例。

总而言之，目前的新华文学景观，是由南来作家、本土与新移民作家学者共同编织出来的，在论述新华文学的各种层面的建设工作时，我们需要给予公允的评价与客观的评述。

（作者为本地作家）



中华文化的吟唱者 陈垂良



文·李丽心
图·受访者提供

2022年12月17日，由海南陈氏公会主办，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陈氏总会、南舜同宗会及舜商宗亲联谊会协办的首届“全国中华诗词吟唱比赛”，在宗乡总会礼堂圆满举行。海南陈氏公会文教主任陈垂良负责策划和统筹整个比赛，也是5名评审之一。这场比赛后，他意识到诗词吟唱在新加坡并没有想象中的冷门，比赛让诗词吟唱出现在更多人的视野中，让他更有信心推广诗词吟唱。

陈垂良说：“现在有很多人混淆诗词吟唱与朗诵，其实只有旧诗词才能吟，新诗才能朗诵。但若要朗诵旧诗词，那就要注意诗词中的平仄，根据其中的音乐点来分辨诗中平仄的拉长与缩短。多数人对于吟比较陌生，因为它既像朗诵也

像唱歌，比较难掌握。而唱又分为两种：一种是把古曲配入诗词来唱，另一种是按照诗词谱新曲来唱。”垂良表示，将来会考虑和乐团合作，为诗词谱曲，也为下一届比赛做准备。

一个人若能心甘情愿地去把一件事几十年如一日地坚持下去，那么，他一定热爱这件事。陈垂良便是这样一位热爱古诗词的人。

生活的磨练和积累

垂良对文学产生兴趣始于童年，小时候在中国海南岛生活时听到的海南歌谣便是他的文学启蒙。1958年11月，10岁的他从中国海南岛来到新加坡就学。因没有英文基础，他便降级从一年级开始学起，在新加坡英汉公学、启发小学及金

昇中学接受教育后，开始服兵役。

垂良的第一份工作是在新加坡港务局，经常会面对来自世界各地说着不同英语口音的人，这使英语基础薄弱的他面临挑战。不过，他迎难而上，每天厚着脸皮和不同英语口音的人聊天，从此学会听各国口音的英语。

1979年至1989年，垂良入职新加坡国泰机构，并常驻牛车水人民剧场，担任经理。这期间，他学会了广东话。1979年，因工作需要，他被委派到中国进行为期一个月的工作——寻找中国戏曲表演团来新加坡表演。这期间，他接触到不同剧种的中国戏曲，并深入了解福建戏和广东戏。1989年，他从牛车水人民剧场辞职，做起了餐饮生意，在生意小有成就后转战中国西安，开了五间快餐店。然而，西安的生意并不顺利，2002年他又回到新加坡发展。

1970年代，垂良以垂仰为笔名，开始写诗歌，并于10年内在《星洲日报》文化版发表了200多首诗歌。垂良表示，在海港局就职期间，过程艰辛，颇有感触。生活的磨练和积累，也是创作的源泉。于是他化感触为笔墨，化经验为写作素材，便有了这些诗歌。



2012年，陈垂良在丽的呼声电台主讲《英语零起步》



陈垂良分别在1978、1998和2009出版的新诗集

在古诗词的海洋里流连忘返

谈到诗歌创作，垂良还分享了投稿期间的小插曲。他说，投稿初期其实并没有这么顺利，经常会被退稿，偶尔才会刊登一两首。对于诗歌写作满怀热情的他并没有因此而退缩，继续坚持投稿。由于投稿的频率太高了，当时《星洲日报》的文化版编辑方修先生无奈写了一张字条：“垂良兄，若你能把投稿的劲化为写作的劲和阅读的劲，那么将来必有成就。”一句简单的话成为垂良精进的力量，接下来的三年他停止投稿，开始阅读各种诗词相关资料，下了一番苦功夫提升自己的写作水平。待觉得自己对于写作有一些觉悟后，他才继续投稿，那时起几乎每投必刊登。

“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这句话也给垂良带来了很好的启示。他表示，照这句话看，以前的诗词吟唱应该比写作更普遍，但如今却是相反的局面。这个现象让他更想要了解诗词吟唱。恰逢1980年代，他去听了广播局前新闻播音员吴至青的唐宋词吟唱会，于是便开始跟着吴至青出版的唐宋词吟唱声带自学。为了深入了解诗词吟唱，垂良在西安创业期间四处收集有关诗词吟唱的资料，但收获不大。后来，他又去了台湾各大书局，并找到很多以福建话来吟唱的诗词。他便一面做生意，一面研究诗词吟唱。

早在牛车水人民剧场工作期间，垂良就曾

加入新声诗社，学写古体诗。2002年回来新加坡后，他受新声诗社时任社长之邀开办诗词吟唱班，一直坚持到现在。吟唱班从一开始的10多位学员发展到如今的30多位。垂良表示，他秉持“教学”二字，教的同时也不停地学，充实自己。如今，他也是新声诗社的副社长。

从2002年至疫情来袭前，新声诗社每年都会与国家图书馆合作联办“诗词吟唱汇报演出”。比如，2019年10月26日，新声诗社及国家图书馆主办，海南陈氏公会、李氏总会、及马来西亚怡保山城诗协办的《儒家经典导读及诗歌吟唱》就在国家图书馆大厦举行。陈垂良主讲导读部分，来自协办团体的106人吟唱了《清平调》、《送别》和《Auld Lang Syne》。今年，汇报演出将于9月再度回归。

传承与坚守中华文化

2021年6月到2022年9月，垂良在958城市频道播出诗词赏析和吟唱音频，共30多首诗词。疫情期间，他开始制作大量的海南歌谣、诗词朗诵吟唱、诗词赏析等视频上载至他的YouTube频道，至今已累积275个视频。

谈到推广诗词吟唱遇到的挑战，垂良表示

推广属实不易，学员年龄偏大，很难引入年轻学员。不过，他将会通过以下两个方面来吸引更多人加入诗词吟唱大家庭。一是学习创新，从古曲发掘教材；二是为学员创造演出机会，展示才华。

传承与坚守中华文化的关键在于让其融入生活，垂良就做到了这一点。除了写诗歌和教诗词吟唱，他于2006年在海南会馆开设海南歌谣班、海南会话班及海南文化系列讲座；2008年至今，教授《道德经》；2019年至今，制作古文赏析发至whatsapp不同群组（共约600人），每日一则不间断。

垂良的才气，除了来自生活的积累和不断的自修以外，还来自热忱与坚持——这就是对古诗词的热爱。至今，他仍在积极学习，同时发掘不同的宣传渠道，为吟唱中华文化而努力。

题图说明：

首届“全国中华诗词吟唱比赛”的冠亚季军和10名优胜奖得主与主办单位人员合照，右二为陈垂良（图源：林德文提供）

（作者为本刊实习记者）



2002年，陈垂良在新声诗社开设“诗词古调吟唱班”



2002年，新声诗社和旧国家图书馆联办“诗词吟唱汇报演出”



2019年，义安理工学院中文系的张萱萱老师率领毕业班同学到新声诗社和陈垂良进行诗词吟唱交流



2019年10月26日，由新加坡国家图书馆及新声诗社联合主办，海南陈氏公会、李氏总会及马来西亚怡保山城诗协办的《儒家经典导读及诗歌吟唱》于国家图书馆大厦举行

大人物坐镇的金文泰



文图 · 李国樑

金文泰 (Clementi) 住宅区位于本岛西部，有约2万7000个组屋单位，近10万居民。相比之下，近年来才开始发展的榜鹅新镇人口已接近金文泰的两倍。1970年代建屋局在此地大兴土木，取代原来的军营、甘榜与沼泽地。1950年代落成的英国高级军官“苏塞克斯庄园” (Sussex Estate) 是当时保留下来的原貌，但这个位于金文泰1道的庄园已于千禧年前拆除，原址兴建了新组屋。



金文泰1道消失的苏塞克斯庄园
(图源：新加坡国家档案局)

金文泰地区云集义安理工学院、新加坡理工学院、新加坡国立大学、新跃社科大学、新加坡管理学院、新加坡日本人学校及各中小学，分布在5公里长的金文泰路两旁。金文泰路旁还有座占地120个足球场的次森林——金文泰森林，未来蓝图有意将部分绿色地带开发成供人居住的钢筋森林，喜爱寻幽的人士听到消息，早已兴起林中探秘的热潮。

金文泰路的甘榜风味

金文泰路消失的是具备原始甘榜风味，以纸包鸡闻名的友联农场餐室。纸包鸡风行超过一个甲子，以前餐室一天可做400多份纸包鸡，鸡肉以酒味提香，透油纸包裹焖出鸡油，保持鸡肉滑嫩多汁的口感。6年前地主将土地出售，餐室只好结束营业。对许多顾客来说，吃纸包鸡是美好的共同记忆。

坐落在金文泰路与斜阳大道 (Sunset Way) 交界的斜阳大道邻里中心，为居民复制时光倒流



金文泰地形图
(根据2022年谷歌地图绘制)

1. 国大 (NUS)
2. 金文泰1道消失的苏塞克斯庄园 (Sussex Estate)
3. 金文泰2道巴刹 (Blk 353 Clementi Avenue 2 Market)
4. 温思敏巷 (Albert Winsemius Lane)
5. 斜阳大道 (Sunset Way)
6. 裕廊铁路火车桥 (Old Railway line Bridge)
7. 马裕军营 (Maju Camp)
8. 消失的友联农场餐室 (Union Farm Eating House)
9. 新加坡社科大学 (SUSS)
10. 新加坡管理学院 (SIM)
11. 义安理工学院 (Ngee Ann Polytechnic)
12. 阿尔柏王园 (King Albert Park)
13. 武吉知马火车站 (Bukit Timah Railway Station)
14. 金文泰森林 (Clementi forest)
15. 从前的宪兵军营 (Former Mowbray Camp)
16. 杜佛森林 (Dover Forest)
17. 新加坡理工学院 (Singapore Polytechnic)

的现代甘榜风情。近年来这个静谧的小区出现创意点子：年轻人经营的咖啡馆、雪糕店、日韩餐饮店，以及跟着时代转型的古老面包蛋糕店正在焕发出新活力。

哪个金文泰？

这里有以三大名人命名的道路：金文泰、温思敏、阿尔柏王园。金文泰是个家喻户晓的名字，金文泰市镇、金文泰路以及大大小小10多条道路、学校、体育中心、警署、公园、民众俱乐部、兵营、商场等，都以海峡殖民地总督金文泰命名。名字之多，可能连莱佛士都羡慕不已。不过到底是哪个金文泰总督？

殖民地年代，新加坡出现过两位金文泰总督：第一位是丝丝·金文泰·史密斯爵士 (Cecil

Clementi Smith，任期1875-1893年)，在香港的殖民地政府机关任职多年，对中华文化与民俗认识深刻；第二位是原任香港总督，被调派到本地的另一位中国通丝丝·金文泰爵士 (Cecil Clementi，任期1930-1934年)。这位“小金文泰”是“老金文泰”的表侄。

小金文泰在香港任职的时候，已经给自己取了“金文泰”这个好意头的中文名。早于19世纪末，已经有以老金文泰命名的丝丝街；小金文泰于1947年逝世几个月后，金文泰的路名才敲定下来，因此威风凛凛的“金文泰”应该是纪念小金文泰。

小金文泰关心中国政治的动向，深知中国局势对广大华人的影响，因此担任港督时已经无法容忍国民党的存在。来到海峡殖民地，对付国民



金文泰路消失的友联农场餐室，纸包鸡成为共同记忆



斜阳大道邻里中心，为居民复制时光倒流的现代甘榜风情



山坡上的旧军营建筑

党自然成为新官上任的首要任务。虽然殖民地政府早于民国初年便禁止本地的国民党活动，不过国民党仍然半公开地存在，商界甚至“被迫”参与抵制日货运动。小金文泰认为非法的政党活动若不加以钳制，必然会破坏社会秩序。当时的华民护卫司亦认为国民党渗透学校和华人社团，在民族主义高涨的情况下，新马华人的政治效忠对象将是中国，长远而言可能引起反英的情绪。

小金文泰坚持华人必须遵守在地法律，跟党要和商界会面后下令新马的国民党分部马上解散，党要被驱逐出境。当时陈嘉庚以怡和轩为总部，组织山东筹赈会、宣传反日运动等，小金文泰深感不安，有意将怡和轩关闭，最终因担心物极必反而作罢。日后发生卢沟桥事变，英国改变初衷，调转船头支持援中抗日，关系才得到缓和。

来自荷兰的经济顾问温斯敏

斜阳大道的邻里中心有条温斯敏巷（Albert Winsemius Lane），纪念温斯敏博士对新加坡经济发展的贡献。温斯敏是名荷兰人，于1960年率领联合国调查团来到新加坡，为裕廊工业区制定总发展蓝图。他应新加坡政府邀请，继续担任经济顾问近25年。当新加坡还是自治邦的时候，温斯敏为新加坡的长远规划提出两大原则：第一，肃清阻碍经济进步的共产主义者；第二，不可拆除莱佛士雕像。

温斯敏认为新加坡需要来自欧美的先进技术、管理、创业和营销知识，投资者的信心来自新加坡政府对待殖民地遗产的态度。保留莱佛士雕像的象征意义，对新加坡吸引外资将产生积极影响。

温斯敏领导、日本专家为骨干的联合国技术小组提出的短期计划，包括成立经济发展局、实行新兴工业奖励等，成功争取到多家跨国公司到裕廊投资，如大众钢铁厂、纺织厂，甚至线香、肥料和咸蛋工厂等。

新加坡独立后，温斯敏指导新加坡从劳工密集过渡到资本密集工业。1968年，英军宣布3年后全面撤离新加坡，当时英军的开销约占



温斯敏巷尽头的外国学生宿舍

国民生产总值的20%，为近3万人提供职位。新加坡在面对英军撤离的经济与国防困境下，争取到美国埃克森石油公司（ESSO）同意兴建炼油厂，条件是设在靠近市区的圣淘沙岛。

但是，温斯敏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认为新加坡需要一个大型的消闲活动兼旅游中心，而圣淘沙是最适合的地点。ESSO最终答应在偏远的亚逸茶碗岛（Pulau Ayer Chawan）设厂，如今亚逸茶碗岛已跟另外9个小岛组成裕廊岛。40多年前的一个决策，造就了圣淘沙旅游地标与裕廊岛石油化工中心。

跨国双胞胎的阿尔柏王

阿尔柏王园（King Albert Park）衔接金文泰路与武吉知马路。新加坡以国王和两位英女王命名的街道与住宅区比比皆是，不过阿尔柏王是唯一出现跨国双胞胎的。第一位是英女皇伊丽莎白二世的父亲乔治六世，他的名字叫阿尔柏（Prince Albert of York）。乔治六世继承王位，还得感谢不爱江山爱美人的哥哥爱德华八世。爱德华八世跟美国离婚妇的爱情引起英国民众议论纷纷，他为了平息风波决定退位，跟爱人渡过英吉利海峡，到浪漫的法国白头偕老。

另一说法是以比利时的第一次世界大战英雄阿尔柏王一世命名。二战前比利时银行投资兴建此高尚住宅，因此顺



阿尔柏王园旁，武吉知马火车站进入金文泰森林之路

便为它“加冕”。话说回来，为街道命名是政府的职责，没有证据显示英国为了小投资来讨好对方，因此以英国乔治六世命名的说法比较可靠。

巾帼不让须眉

今天金文泰市镇的大部分土地隶属新加坡警卫团驻扎的哥伦坡军营。警卫团执行的任务并不局限于本土，新马合并期间发生马印对抗，警卫团被外派到砂拉越保卫古晋机场。英军全面撤退时，警卫团跟着解散，由马裕军营（Maju Camp）挑起人民卫国军的担子。

人民卫国军（People's Defence Force）是新加坡早年的志愿军团，后来才由国民服役军人取代。国家独立初期时任总理李光耀看到志愿军在马印对抗时期，执行跟正规军相同的任务。他也知道抗日最后阶段，匆匆成立的星华义勇军和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的作战事迹，因此亲自莅临精武体育会、冈州会馆等丹戎巴葛区的武馆，鼓励青年参军，为保卫国家尽一份力量：

我希望像精武体育会与冈州会馆这样的团体能够踊跃参加义勇军，你们能够组织一个队伍，称为精武队或冈州队，最好能号召丹戎巴葛区更多的青年参加。……这样一来，我希望在三四年内，能够有一万名受过训练、有纪律、可靠的、效忠国家的公民参加义勇军。我所指的可靠的，是效忠我们，而不是效忠别人的人，这样如果有什么事情发生，我们才能有安全感。相反的，如果我们只会一味依赖不效忠的人，万一有事情发生，那时真的什么都完了！愿大家对这个问题速作深思。

如今马裕军营的部分任务是训练“志愿军”和“阿兵姐”。这些包括女性在内的志愿人士，在参与短期军训时接受拆卸和组合枪械、射击及过障碍物等训练。他们秉着居安思危的精神参与执行任务，每年回营受训。

金文泰森林另有乾坤

金文泰森林拥有丰富的自然生态，多种野生动植物在林中栖息。公园局准备在林中小溪推出2公里自然步道，为鲟鱼（塘虱）和濒危的白头鹇提供宜居家园。

和煦的晨光透过丛林洒在黄泥上，泥潭下有条废弃的裕廊铁路（Jurong Railway）。这条约19公里的铁轨于新加坡独立翌年启用，衔接武吉知马火车站和裕廊工业区炼油中心、裕廊渔港和大众钢铁厂。火车从马来西亚输送原材料到裕廊工业区，回程将制成品输入马来西亚。随着陆路交通逐渐完善，森林铁道失去了光环，被茂密的枝叶覆盖。

裕廊铁路最显眼的标志性建筑，就是横跨乌鲁班丹河的钢桥。如今，废弃的火车桥为后人保留着工业化起步年代的记忆。

金文泰森林曾经是新马私会党大联盟的开山立堂之地。时光倒流至1947年初，新马经历过日据后逐步恢复元气，新加坡与檳城两地的私会党头目聚首，打算成立马来亚洪门致公堂。

1948年3月5日凌晨3时，正在申请准证的洪门致公堂在金文泰森林内举行入会仪式。三更半夜出动巴士与罗厘载送党员到来，本以为神不知鬼不觉，没料到警方接获线报，埋伏在乌鲁班



金文泰森林泥潭下废弃的裕廊铁路



乌鲁班丹河上的钢桥，曾经是昔日裕廊铁路的亮点

Clementi: The Famous Holding the Fort

丹路和武吉知马路的出口，另派冲锋队深入阵地，当场逮捕88人，主持仪式的两名资深头目在众人掩护下逃脱。

随着荒山郊野日益稀少，本地的私会党入会仪式改在柔佛园丘进行。私会党源自清朝天地会，志在反清复明。在中国清朝政府的追捕下，新加坡成为天地会的避难所之一。过去有组织性的私会党，无论是“做大戏”（超过30人入会）或“布袋戏”（少过30人），都沿用兄弟结义、插香歃血的传统。

事有凑巧，通过修宪迫使私会党潜入地下活动的，就是小金文泰的表伯父老金文泰。

参考文献：

- [1] Ng Yew Peng, "What's in the Name? How the Streets and Villages in Singapore Got Their Names", 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 Co Pte Ltd 2017, ISBN 978-981-32-2139-0.
- [2] 黎上增《金文泰新镇纪念谁?》，<https://nmsmandar-indocents.wordpress.com/2017/12/30/金文泰新镇纪念谁?/> accessed 13 October 2022.
- [3] 李国樑《20世纪新加坡私会党》，《联合早报》2022年11月3日。
- [4] 杨进发《战前星华社会结构与领导层初探》，新加坡南洋学会1977年。

题图说明：
金文泰组屋区河景

（作者为英国皇家造船师协会会员、自由文史工作者）

Clementi is a mature estate located in the western part of Singapore, with only about 27,000 HDB flats and 100,000 residents. In contrast, the population of Punggol New Town is nearly its double. The Clementi New Town was developed in the 1970s to replace the former military barracks, kampung and marshland. The Sussex Estate built in the 1950s for high-ranking British officers, was a remnant of that time. However, this estate on today's Clementi Avenue 1 was demolished before the turn of the millennium.

Clementi may be seen as an education hub. Polytechnics, universities, and a host of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spread along the 5km-long Clementi Road. It is also home to Clementi Forest, the second largest secondary forest in Singapore. According to the Ministry of National Development (MND), the forest is marked as residential area although there are no immediate plans to convert it for housing purposes.

Clementi is home to three roads named after the famous: Clementi, Winsemius and King Albert. Clementi is a household brand with Clementi Town, Clementi Road, Clementi avenues, schools, sports centre, police station, park, army camp, shopping mall etc. Perhaps even Sir Stamford Raffles would admire that Clementi turned out to be more famous than him.

There were two Clementi serving as governor of Singapore during the colonial era. The first being Sir Cecil Clementi Smith (1875-1893). The second being Sir Cecil Clementi (1930-1934), who was formerly Governor of Hong Kong. Incidentally, "Clementi Jr." was the nephew of "Clementi Sr."

Clementi Sr. already had Cecil Street named after him in the late 19th century. Clementi Jr. had already given himself the Chinese name 金文泰 (Jin Wen Tai) when he was in Hong Kong. A few months after Clementi Jr. died in 1947, the name of Clementi Road was finalised. Hence the majestic "Clementi" is more likely a tribute to Clementi Jr.

The Albert Winsemius Lane next to the Sunset neighbourhood serves to commemorate Dr Winsemius' contribution to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Singapore. Hailing from the Netherlands, Winsemius led a United Nations mission to Singapore in 1960 to draw up a master plan for the Jurong Industrial Estate.

The immediate plan proposed by the UN team, which was led by Winsemius with Japanese experts as the backbone, included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Board (EDB) and the introduction of incentives for new industries. Singapore succeeded in securing several multinational companies to invest in the Jurong Industrial Estate.

Winsemius believed that Singapore needed state-of-the-art technology, modern management, entrepreneurship and global marketing knowledge from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at investors' confidence would come from the Singapore government's approach to its colonial heritage. Preserving the symbolic significance of the Raffles statue would have a positive impact on Singapore's ability to attract foreign investments. He continued to serve as an economic advisor for almost a quarter of a century and guided Singapore's transition from a predominantly labour-intensive economy to a capital-intensive one.

King Albert Park connects Clementi Road with Bukit Timah Road. But who is King Albert Park named after? The first traces to George VI, father of the recently deceased Queen Elizabeth II, whose name was Prince Albert of York. George VI succeeded to the throne thanks to his brother Edward VIII. Edward VIII's love affair with an American divorcee caused so much public outcry in England that he eventually decided to abdicate and settled in France with his lover.

Another school of thought says the park is named after King Albert I of Belgium. The Belgium bank had invested in the King Albert Park estate before World War II, and thus 'crowned' it with the King's name. Having said that, it was quite unlikely that the British, who had no special relationship with the Belgian King, would do him such a big favour as to credit a street after him.

跨越语言藩篱

刘锦煌更上一层楼



文·章秋燕
图·受访者提供

70年代，中英文戏剧泾渭分明，交流极少。从史料看，华语话剧与英语话剧界人士首次参与同一部戏，应该是1977年实验剧场制作的李廉凤的《剑有双刃》。直到1984年底，一部希望为华语和英语话剧观众搭桥的话剧《你只能活一次》出现在世界贸易中心的舞台上。这个能驾驭两种语言、一晚以英语演出，一晚用华语演出的演员就是刘锦煌。他可说是第一个能够跨越语言的藩篱，自如地在舞台上使用华语和英语诠释同一个

角色，并深获好评的演员。

现年72岁，性格开朗的刘锦煌自称是个挺害羞的人，他从未想过自己有一天会站上舞台。他坦言若有人在他二十几岁时告诉他，他将站上舞台发挥才华，他肯定会嗤之以鼻。他笑谈当年在圣若瑟书院（St. Joseph's Institution）虽参加辩论学会，但自己从不是那种爱抢风头或爱挑大梁的人。反之，他一向低调，凡事都让他人先上阵。他自认年少时比较“红毛派”，中文真的不行。故此，对他来说，最终能同时活跃于华语和英语话剧是个小小的惊喜。

在丽的呼声“更上一层楼”

1979年启动“讲华语运动”之前，新加坡华人的常用语是方言，因此方言广播剧、戏曲和讲古是本地华人最主要的精神粮食。刘锦煌在朋友的引介下，到“丽的呼声”参加



试音，结果立即被录取，并开始接受训练，成为“粤语广播剧组”的一员。然而刘锦煌却是组里唯一没有完成训练的人。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当时的训练是和录音同时进行，录音室在楼上，而训练是在楼下的另一个房间。“记得那天我在接受训练时就被叫上楼到录音室，上楼后才知道他们缺人手，要我临时补上。接下来的好几个星期，在受训期间，陆续被召楼上楼帮忙录音。”最后，刘锦煌虽没有正式毕业，但他是众多学员中“上楼”机会最多的一个。

“丽的呼声”是培养演艺人才的摇篮。广播界和戏剧界不少知名人士都出自“丽的呼声”。刘锦煌通过演广播剧，学会了演戏，学会了通过声音演绎不同角色。他庆幸自己的声音不属于“小生”的音域，因而有很多机会尝试新的角色。当时，“丽的呼声”每年都录50个星期，也就是50次录音，而他就录制了49次。后来，语言政策改变后，方言广播在80年代末逐渐被淘汰。但是刘锦煌并没有因此而离开“丽的呼声”，转而参加了“丽的呼声”开办的《华语话剧研究组》，因此他的华语突飞猛进，为他将来进军华语话剧奠定了基础。刘锦煌在完成课程后，本想担任兼职广播员。然而“丽的呼声”后来搬到裕廊，对他来说很不方便，不得已只好打消念头。

双语剧、粤语剧“更上一层楼”

刘锦煌说自己会参与第一个戏剧演出实属机缘巧合。他追述，1984年有一个叫Sam Tsang朋友刚从国外回返新加坡，打算组织一个戏剧团体，并想搞一场双语话剧演出。“我当时并不赞同他这个计划，毕竟在那个年代要筹集资金组织戏剧团体是件难事。要搞一场由同一组演员演出的双语（华语和英语）演出，更是难上加难。”果然不出所料，在遴选演员的过程中就遇上了难题，结果最终还是落得需要采用两组不同演员分别演出华语和英语话剧。不过，这么一场由不同组演员演出的双语演出，就无法兑现最初对赞助商Citibank的承诺。逼于无奈，Sam便向刘锦煌求助，邀请他同时参与华语和英语版的演出。这么一来，至少有一名演员符合了与赞助商的约定。最后，

这部双语话剧《你只能活一次》（“You only live once”）在1984年底隆重公演，也因为这场演出，刘锦煌遇到了他的第一位恩师——蔡曙鹏博士，使他的表演水平更上一层楼。

表演艺术年刊第三期刊登了《你只能活一次》剧作者Helene Chia的文章。她说：创作和演出双语话剧的初衷是希望促进华语英语戏剧群体的对话。虽然没有达到这个目标，但这样有勇气的实验鼓励了演艺坊演出了双语版的《绝对信号》（编剧：高行健）；实验戏剧俱乐部演出了双语版的《爱人》（爱尔兰编剧：Brian Friel，中文版翻译：张德顺）；南洋女中的同一批学生演出了双语版的《茉莉公主》（编导：蔡曙鹏）。

之后，蔡曙鹏邀请刘锦煌加入艺联剧团。他的首部戏是1985年艺联剧团参加青少年剧展的《金鸡偷油》，他扮演被偷油老鼠冤枉的金鸡。刘锦煌不刻意在外形上模仿鸡的举动，而是以鸡喻人，使角色有独特的寓言特质，塑造了与戏里的猪官成对比的正直、诚实与善良的金鸡的形象。

之后，他参加了艺联剧团许多大大小小的演出，结交了很多艺术界的朋友。其中最难忘的是1988年曹禺的《王昭君》和2011年的《贵妇还乡》。蔡曙鹏导演邀请了曹禺先生题字，杨培贤（已故）为演出写了《美人怨》、《合欢被》、《长相知》和《昭君颂》四首曲，并指挥甘榜菜市联络所华乐团现场伴奏，由朱承安创立的新声合唱团演唱。该剧是华语话剧史上一个非常盛大的演出。在《王昭



刘锦煌在新明星粤剧中心剧目《宿世情仇》里的造型



刘锦煌在大路剧社《零点相对论》里的造型



刘锦煌（右）在艺联剧团上演的《贵妇还乡》中饰演阿德，王伟祥（左）饰演污水镇镇长

君》里演一个75岁的匈奴贵族乌禅木的刘锦煌说：“这是我第一次演古装戏，难度很高。我就照着自己的思考和想像以及导演的指导去揣摩。我非常喜欢《贵妇还乡》。这是蔡博士根据瑞士戏剧家迪伦马特的名著移植改编的剧本。该剧不仅让我获得一个很大发挥余地，更重要的是，导演把这部冗长的剧本巧妙浓缩，且活用艺术之家小剧场的不同高度和方向的空间，令我发自内心地佩服。”

刘锦煌在1990年也曾受邀参加戏剧坊（TheatreWorks），演出李廉凤的《剑有双刃》，写董卓与貂蝉的故事。当导演William Teo宣布由他演董卓时，着实吓了一跳，因为董卓与他个人形象截然不同。然而，导演说：“我不需要你成为一个胖子，我只需要你演成胖子。”这里的所谓胖子，其实是指一个叱咤风云的人物。“或许是我从未受过正式的

演戏训练的关系，所以每回参与演出时，都会特别谦虚认真地向导演学习。”格外用心揣摩角色的他，把董卓的暴烈性格和内心柔弱残忍体现得淋漓尽致。

在一次机缘巧合下，刘锦煌参演了福海禅寺于1997年10月10日至14日假嘉龙剧院上演，为仁慈医院筹款的粤语舞台剧《虎度门》。他有幸在香港导演麦秋指导下，与香港著名演员米雪和谢雪心同台演出。麦秋回香港后，把新加坡群众戏放心地交给刘锦煌来排演，同时允许他把自己的想法加入戏里。“我感到很自豪，麦秋导演当时并没有修改我所排演的部分。”麦秋导演的肯定，是他迈向导演的第一步。

演而优则导“更上一层楼”

比起当一名演员，刘锦煌更喜爱当一名导演。“当一名好导演要花脑力和精力，顾及的层面极为广泛。从演员、台位、灯光、服装等各方面都必须考虑周详。每个剧本的内容、条件、风格、体裁都不一样，理性分析后，我能随心所欲地把自己的想法加入剧中。很享受每个排演从无到渐渐形成一出完整剧目的流程。作为一名导演，我愿意听取演员的意见。毕竟使戏剧产生感染力，需靠演员成功地创造角色。我欢迎演员根据对人物的理解加入自己的想法，可以提出来商量讨论。如果对这出戏总体设计的概念没有太大的出入，我就会让他放手一试。”刘锦煌认为一个演员只有在他的能力范围内才能演好戏。

2016年为欢庆建团60周年纪念，艺联剧团于7月23日和24日在艺术之家小剧场演出根据安徒生童话改编的儿童剧《夜莺》，并在蔡曙鹏推荐下，于8月2日参加了日本富山“世界儿童表演艺术节”。当时，刘锦煌在导演这出戏时，原打算让剧里的其中一名演员使用眼睛来笑、怒、失望或得意，把角色演绎得更为奸诈。然而该名演员在多次尝试后，认为单用眼睛诠释角色极为受限制，无法办到。故此，他必须为此放弃他最初的想法和构思，毕竟戏剧是集体创作，舞台也不同于银幕便于特写眼神等细节。

在他导过的众多剧目中，令他感到自豪的

是2019年成立的粤剧实践联盟在国家图书馆戏剧中心公演由刘满钻编剧的《虎符》。与艺联剧团1985年演出的《虎符》的结构不太一样。这个版本的《虎符》有《求救》《计议》《窃符》《合符》《救赵》《探牢》和《御审》七场戏。刘锦煌摆脱传统粤剧的演出格局，采用话剧手法呈献这部粤剧。他巧妙运用一个“歌队”贯穿全剧，人物塑造也不以传统戏的表演方式，战争场面也采用意想不到的编排，致力在传统粤剧的基础上寻求破格、重组、出新。他使用慢动作方式来编排战争场面，另外他也用闪灯产生特殊效果，让观众在台下看戏时，别有一番意境。场景布置上他力求精简：“在一个花园的场景里，我注入了在粤剧里从来没有的新尝试，我要男女主角原地踏步，改由那些树木行走，来产生男女主角步行的效果。这在粤剧里是个前所未有的突破。”

艺联剧团于2012年10月10日至12日在牛车水人民剧场隆重推出《新72家房客》，庆祝成立55周年。和艺联剧团24年前第一次推出以汕头为背景的潮语版《72家房客》不同，该剧以华语、福建话、潮州话、广东话、海南话、客家话等方言演出，刘锦煌还反串女角。刘锦煌笑说当初之所以会接下角色是始于一个玩笑，他曾开玩笑说自己愿意接演女角色，刚好有个女演员临时辞演，他就其他演员的“怂恿”下接下了这个女角色。当时编剧极为不悦，



刘锦煌在《那年那夜那些戏》饰演过气男花旦



龚耀祥（右一）和刘满钻（右二）在刘锦煌导演的粤剧中深获好评

但当他看了刘锦煌的演出后颇为欣赏，认为他所塑造的角色有别于梁智强家喻户晓的梁婆婆。于是，他亲自找刘锦煌道歉，并承认自己之前确实有偏见。刘锦煌坦言当他创造这个女角色时，不需以夸张搞笑的手法来演绎，因为一个真正的女人是不须要夸张的，只要自然地演绎女性即可。在广东大戏里，他曾反串饰演过女人，但在话剧里却是他初次也是唯一一次的尝试。“我享受这个新尝试，当时我还向陈兆锦导演建议加入一点小桥段，让我的角色暗暗喜欢上金医生。所以，每次她和金医生说话时，都不敢正眼看她，眼神闪闪躲躲的。”

人生要有更上一层楼的心态

除了演话剧、戏曲、当导演外，刘锦煌偶尔也兼职当粤语司仪。“在综艺节目里，司仪很重要。尤其是有突发事件发生时，司仪要有应变能力。对我来说，粤语是我能完全驾驭的语言，使用粤语时，我感觉舒服，信心满满。”

2020年，刘锦煌退休了。即使退休了，他的生活依旧丰富多彩，戏里戏外都保持着更上一层楼的心态。疫情期间，他执导了新编粤剧《虎符》之《窃符救赵》，并于2021年4月24日在线上播出。此外，他也于2022年8月25日至31日实体参演了新加坡艺术剧场在艺术学校（SOTA）剧院的儿童剧《渔夫与金鱼》。刘锦煌说：“无论你活到多大岁数，你都必须抱着愿意学习的上进心态，并接受新事物。有了这样的心态，人也会更祥和平静。”

（作者为本刊特约记者）



寻找自己独特的声音

记亚洲文化交响乐团



文·郭永秀
图·亚洲文化交响乐团

近年来本地业余民间交响乐团有增加的趋势，这是一个好现象。千禧年后本地逐渐出现一些业余的交响乐团，其中特别引起我注意的是一支年轻队伍——亚洲文化交响乐团。这支乐团成立于2016年，当时一位吹笛子的小伙子谭将俊，把两位指挥拉在一起，他们是指挥西乐的郑逸杰与指挥华乐的黄德励。

其实并没有所谓西乐指挥或华乐指挥之分，因为不管是指挥西乐或华乐，基本指挥的手法和技巧都是一样的。只不过乐队所用的乐器不一样，指挥对不同的乐器有不同的认识，当然也牵涉到所演奏乐曲的作曲、配器方式。两位志同道合的年轻指挥的协作，就创立了这个特别的亚洲文化交响乐团。

长期以来，本地的交响乐团或管弦乐团大多是演奏一些西方经典的古典音乐或现代音乐。因为交响乐传自西方，演奏西乐就变成了理所

当然的事情，很少人会去考虑到我们并不是西方人，亚洲人有自己的文化特色，跟西方人的文化是有差异的，在音乐上有自己不同的表现方式。假如一个交响乐团，在演奏西方古典音乐之外，还能特别关注我们亚洲人的文化，以音乐来表现亚洲人的精神面貌，那不是更好、更有意义吗？那就需要有为东方人或亚洲人所写的曲目，同时也需要一个愿意演奏这些作品的乐团。

也许有人会问：用西方的交响乐形式来演奏表现亚洲文化的音乐行得通吗？或许我们可以说：那就由华乐团来演奏好了，那样不就能反映华人或亚洲人的精神面貌了吗？可是西乐在现代社会已经不只是给西方人听的音乐，它已经国际化了，属于全世界人民的精神资产。而且西乐的表现力强，的确有它独到之处。

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不管是华族、马来族或印度族，身穿的大多数都是西方人的服装，但是我们有失去自己的民族特色吗？我们跟西方人



还有分别吗？答案是很明显的。西方人发明了交响乐团，其他民族一样可以运用，这就好像现代的华乐团也能够演奏不同民族的乐曲一样。

回头再说这两位年轻的指挥郑逸杰和黄德励，为了实现演奏亚洲人音乐的理想，他们召集了一批音乐爱好者，组成这样一支交响乐团。

西乐指挥郑逸杰

郑逸杰毕业于新加坡国立大学，获得工商管理学士学位。作为杰出的国家艺术理事会和新加坡国立大学奖学金得主，他又进入杨秀桃音乐学院（YSTCM，新加坡国立大学）深造，主修指挥，获得了音乐硕士学位。

在创立亚洲文化交响乐团之前，郑逸杰曾任

新加坡交响乐团的乐队经理。自2019年以来，逸杰也任新加坡教育部和全国教员协会（NICA）主席一职。2017年至2022年期间，他还曾担任新加坡教师管乐协会主席。

郑逸杰因其对音乐的敏感度和充满活力的诠释能力而广受认可，之后他又凭借富有乐感的表演和出众的才艺迅速在新加坡崭露头角。他于2016年被任命为亚洲文化交响乐团的音乐总监，还担任新加坡多个管弦乐团和管乐团的指挥，包括新加坡管理大学、新加坡理工学院、安



郑逸杰指挥二胡、小提琴手及乐团协奏



德森——实龙岗初级学院、诺雅初级学院、维多利亚初级学院、公教中学、圣婴女子中学、海星中学和大众小学。在这之前，他曾领导爱乐青年管乐团达10年之久，推动该乐团成为新加坡较为成功的青年管乐团之一。

这些年来，郑逸杰积极倡导亚洲新兴音乐，委制并演奏了许多亚洲作曲家的作品。在这些作品中，作曲家将各种乐器（包括中国、马来和印度）融入西方交响乐中，创造了一种更能表现亚洲和新加坡人文精神的音乐作品。

华乐指挥黄德励

另一名指挥是黄德励，现任新加坡鼎艺团助理指挥、亚洲文化交响乐团、南洋乐集音乐总监及吉丰华乐团副指挥。他也是新加坡华乐总会副财政，唢呐、管学会（新加坡）副会长。德励毕业于新加坡南洋艺术学院音乐系，主修唢呐，师从著名唢呐演奏家靳世义先生。毕业后即跟随著名指挥家郑朝吉博士学习指挥艺术。

黄德励与数位乐友于2007年成立了鼎艺团，希望通过演奏华族传统音乐与跨流派现代作品，弘扬与推广室内乐。通过这些年的努力，鼎艺团已经成为新加坡华乐团以外一个重要的华乐组织。黄德励就是跟着鼎艺团不断成长的年轻音乐家。

德励于2006年荣获新加坡全国华乐比赛唢呐公开组冠军；2007年，与吉丰华乐团举办了“琴说呐道”唢呐独奏专场音乐会；2008年，多次远赴中国向多位老师学习，其中包括胡志厚教授、周东朝先生、石海彬副教授和高晓鹏教授等；同年，在新加坡与西安音乐学院东方民族交响乐团合作呈现唢呐独奏；2011年，受新加坡华乐团之邀，在叶聪的指挥下，演奏唢呐协奏曲《霸王别姬》。

2013年，德励远赴中国杭州和南通指挥德明政府中学华乐团；同年被选上台北市立国乐团举办的国乐研习营——指挥大师班，由著名指挥家张国勇教授以及瞿春泉老师担任指导；2014年就读于中国音乐学院修读指挥艺术，担任中国音乐学院附中少年民族乐团合奏课指挥。

2015年，他在郑朝吉博士的推荐下分别在香港、德国、苏州和无锡指挥鼎艺团；同年被选上新加坡华乐团指挥工作坊，在指挥家叶聪的悉心指导下，指挥新加坡华乐团；2016年至2017年担任新加坡华乐团实习指挥。

2016年，《海峡时报》为他做了专访报道，誉其为“新加坡杰出国家艺术理事会奖学金得主”；同年6月，中国音乐学院附中少年民族乐团举办《丝竹印象》——黄德励指挥硕士音乐会暨顾冠仁先生新江南丝竹作品音乐会，与顾冠仁先生联合执棒；8月指挥亚洲文化交响乐团首场音乐会；2018年担任全国华乐比赛评委；2019年受邀客卿指挥四川天姿国乐、苏州交响乐团弦乐团。



《东风弦音》演出，黄德励在指挥中

组建新乐团的困难

万事起头难，要组建一支交响乐团，谈何容易。亚洲文化交响乐团的团员中除了一些专业演奏员，大多数都是业余的音乐爱好者。不可否认，业余爱好者中也有许多人演奏水平极高，可以媲美专业的演奏家。可是他们都有自己的工作，只能利用业余时间，晚上或周末来排练，所以在招募团员方面就遇到很多困难。有了基本的团员，另一个挑战便是排练场所了。近80人的乐团，排练地点需要一个宽敞的大厅，同时四周墙壁、天花板和地上都要有吸音材料，而且不能在人群聚居的地方，这样排练时才不会骚扰四周邻居。诸多困难，他们都在一一地克服。

成立一支交响乐团，首先要确立目标和宗旨。亚洲文化交响乐团的成立，旨在演绎与发扬具有亚洲元素的交响乐、为新加坡作曲家与爱好者提供交流与展示的平台。乐团致力于挖掘新作品和新的作曲人才，使亚洲音乐能在音乐的舞台上占有一席之地。亚洲文化交响乐团定下的目标是要发扬亚洲曲目，这是因为我们是一个多元种族的国家，种族和谐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要是能够通过音乐以及艺术来推广新加坡的文化，同时让我国人民能够通过不同的乐器、不同的音乐形式互相交流，这样不止能够促使各种不同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也能促进各民族之间的互相了解而达到种族和睦共处的目的。

“新加坡的交响乐团比较少演奏亚洲作品，所以亚洲文化交响乐团正好补了这个缺憾。乐团尝试挑战并诠释亚洲作品，因为这些作品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更贴切的说，艺术源于生活，我们有责任推广反映亚洲人的生活以及价值观的音乐作品。乐团希望能带出我们的亚洲风味，演奏出自己的风格，寻找自己独特的声音，给后世留下一笔宝贵的、属于亚洲人自己的音乐遗产。”我想，这应该是两位指挥共同的心声吧。

一般的乐团中，只有一位音乐总监，但亚洲文化交响乐团却有两位音乐总监和指挥，这是不寻常的，两位总监要如何乐团的的发展和音乐会的安排上互相调谐各自的想法，并达到共识呢？

该团现任经理洪耀斌告诉我：早年创办人谭将俊在国大念书的时候，逸杰也在国大杨秀桃音乐学院修读指挥，而德励则是谭将俊在鼎艺团所认识的朋友，大家志同道合，对组织乐团有了基本的共识。在筹备每一个音乐会时，两位指挥都会和总经理、乐团经理以及常驻作曲家讨论曲目。逸杰擅长西方古典乐，而德励擅长华乐，他们两人有着相辅相成的默契。在音乐会上，两位都会指挥乐团，一起分享舞台。这不仅让团员们有持续的新鲜感，也让观众能够欣赏不同指挥所带出的不同风格与特色。

首场演出《黄河》与《梁祝》

亚洲文化交响乐团于2016年进行了首场演出，这场音乐会可以说是乐团的试金石。音乐会大胆地诠释了两首具有强烈东方色彩，而且是标志性的经典之作《黄河钢琴协奏曲》和《梁祝小提琴协奏曲》，同时委约本地青年作曲家冯国峻创作了一首新作品《曙光》。首演音乐会后，听众反应热烈，每一位演奏员和参与演出者都觉得演奏的曲目很好听，保留此乐团也很有意义。

接下来2017年7月8日，乐团在新加坡国立大学杨秀桃音乐厅举办了一场音乐会《Premiere》。2018年是乐团很活跃的一年。这一年里，他们连续主办了好几场音乐会，比如《亚洲笛汇》（Oriental Winds），汇集了东西方各种笛子独奏曲，如西洋长笛、中国竹笛、印度笛和马来笛等，由乐团伴奏或协奏，效果不俗。同年也有户外演出《歌乐交响》，以及受邀在滨海艺术中心美丽星期天国庆音乐会中演奏。

继《亚洲笛汇》之后，2019年5月10日乐团继续推出《东风弦音》（Oriental Strings），与乐团协奏的乐器有二胡、小提琴、印度小提琴、马来弦乐器、大提琴及低音提琴等。这场音乐会特约作曲家写了许多首新曲。像这样的交响乐团演出，在本地也只有亚洲文化交响乐团能做得好。9月13日及14日中秋节期间，乐团受邀于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呈献了《中秋交响》



新春音乐会《春天里》，黄德励指挥乐团为舞蹈及朗诵诗《曙光》伴奏

(Mid-Autumn Yeah!)。节目包括与月亮相关的歌曲表演、手工制作灯笼、品茶工作坊以及赏月等活动。听众也可以通过多媒体来体验并了解中秋的传统。

2020年由于冠病疫情日趋严重，乐团活动受限，演出只能改以数码形式在线上举行。乐团参与了由国家艺术理事会主办的《艺悦乐龄》(Silver Arts 2020)，目的是为乐龄朋友提供一个平台，让他们能观赏文艺表演，也能参与创作。3月8日乐团也参加了《邻里艺术——巴西立鸟雀小夜曲》(Arts in Your Neighbourhood — Birds' Serenade at Pasir Ris)。乐团在滨海艺术中心音乐厅演奏，但以线上方式播出。

2021年乐团参与了2月28日滨海艺术中心的华艺节《时间的尘埃》(A Dust in Time)的演出，呈献在美国留学的年轻作曲家黄若的“音乐冥想”作品。9月19日在维多利亚音乐厅为新加坡艺术理事会主办的“银发族艺术节”(Silver Arts Festival)举行另一场线上音乐会《点唱机中的长青交响乐》(Evergreen Sym-

phonic at Jukebox)。

2022年2月4日，乐团举办了新年音乐会《春天里》。举行这个音乐会的灵感源自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先生在2021年8月国庆群众大会献词中，临时唱出了一首老歌《春天里》而引发的。总理以这首歌来鼓励仍然处在疫情中的人民共克时艰，因为曙光就在不远处。晚会还特约笔者创作朗诵诗《曙光》，由李荣德朗诵，加上舞蹈，背景音乐由黄志耀作曲，黄德励指挥亚洲交响乐团演奏。

新加坡乐坛，经过许多老一辈音乐家辛勤的开垦灌溉，传承到了年轻一代，正是开花结果的时节。希望年轻人也能像老一辈一样，继续贡献和付出，让我们的乐坛步入繁花似锦、硕果累累的春天。

题图说明：
黄德励指挥各种不同的笛子与乐团协奏

(作者为本地诗人兼作曲家)



让学生当 “无冕皇帝”



文·尤今

教学多年，我注意到一个令人遗憾的现象，许多在写作上有几分潜能的学生，在离开校门之后，就永永远远地弃笔了。追溯原因，是因为他们存有一个错误的概念，以为创作就是躲在斗室里和文字苦苦地搏斗，他们自觉想象力贫乏、生活内容苍白，无法在纸上制造一个个璀璨的世界，所以，当了创作的逃兵。

创作，不是闭门造车，我们不能守株待兔，必须主动出击。为了让莘莘学子具体地学习如何在现实生活中掇取素材，我决定通过一连串计划完善的活动，把学生带出斗室，进行采访工作。

对于习惯于命题作文的学生来说，实地采访是一个全新的概念，也是一个高难度的挑战。

选定了访问的对象之后，在采访工作开展前，他们必须搜集齐全的资料。比方说，写地

方戏伶的辛酸，就得对新加坡社会的变迁有所了解；介绍减肥院，便必须对人体消减脂肪的医学原理有所认识；抒写小贩生涯的喜怒哀乐，就得对社会人士的消费情况有基本的认识，等等，以此类推。接着，他们便得根据搜寻而得的资料，拟定采访的题目。题目越多，便越能避免临场无话的尴尬或是访问不全的狼狈。此外，学生还得根据访问对象和现场情况而作出适当的调整和应对，华语、英语和方言，可能都得轮番使用。因此，应变能力对于采访工作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万事具备后，学生就走出斗室，进行实地采访了。

访问技巧，宛若孙悟空变戏法，七十二变，招招不同。然而，当记者有四大要诀，缺一不可：脸皮要厚、耐性要强、缠功要够、口才要好。此外，还得具备不畏困难的精神、不耻下问的态度、不怕风吹雨打的能耐。有时，一家访问不成，还得连续跑上两三家，或者，不断地寻找新的采访对象，才能把资料汇合成一篇完整的访问记。

访问回来后，我会召开一个报告会，让学生畅述他们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如果发现不足之处，他们便得重新出发，添补资料。

有一回，我选择古老的行业作为撰写的主题。我将学生分成四组，每组四人至五人不等，要求他们去访问入殓师、拾荒者、补鞋匠和地方戏曲老伶人。采访过后，学员们都做了精彩万分的报告。

甲组学员访问入殓师，组长滔滔不绝地说道：

“入殓师杰律把访问的地点安排在棺材店，好让我们对他的工作有更切实的感受。我们这一组学员，就坐在棺材店里进行采访工作。根据杰律表示，入殓师的工作，是相当复杂的。尸体送到他那儿时，他必须以柔和的手势把死者的眼睛和嘴巴合上，使脸容看起来自然一些；接着，切开颈部，透过血管为尸体放血，再清除体内的

尿液和残食；再下来，为尸身注射防腐剂，并把切割的伤口完整地缝好，把尸身清洗干净；最后一个步骤才是为死者脸容化妆。化妆的浓淡，视家属的要求而定。入殓师最大的挑战是，不要让死者呈现晦暗无光的死相，应该为他注入光彩，设法使他看起来安详而又平静。杰律说，为死者化一个完美的妆容，能够在一定的程度上安抚家属心里的伤痛。”

我单刀直入地问学生们：

“访问入殓师，你们是否会觉得忐忑不安呢？”

他们坦白地应道：

“起初，坐在气氛阴森的棺材店里，我们的确是有点害怕的。可是，杰律却让我们知道，生老病死是生命的自然过程，我们应该以平常心来面对。访问结束后，杰律还建议我们轮流去棺材里躺一躺呢！他说，死亡是人生不可避免的一部分，棺材也只不过是未来必定要躺的一张床，根本没有什么可忌讳、可害怕的！”

我至感欣慰，学生们有了这一层体悟，便没有枉费这一趟访问了。

乙组学员访问的是拾荒的老妪，组长条理分明地报告着说：

“这个老妪，年过八旬。年轻的时候，带着六岁的孩子，千里迢迢地从中国乡下到新加坡来寻找丈夫，几经波折，才和丈夫重逢了。丈夫当建筑工人，她当清洁工人，夫妻俩含辛茹苦地把孩子养大成人。大学毕业的孩子找到一份高薪的工作，她本可安享晚年，可丈夫去世之后，媳妇和她形同水火，日日争吵。当媳妇对她大喊大叫时，儿子又和媳妇站在同一阵线，对她冷脸相待。她一分零花钱也没有，只好每天在街头巷尾一拐一拐地捡拾纸皮和纸箱来赚取微薄的生活费。她艰苦地养大了孩子，孩子却不肯反哺，她已经年过80了，还得自力更生。最惨的是，辛辛苦苦地工作，回返家里之后，却又感受不到任何温暖……”

平日不识愁滋味的学员，透过对老妪的访

问，接触到一个全然陌生的悲凉世界，心灵受到了极大的冲击，无形中也丰富了自我的成长历程。

丙组学生访问街头的补鞋匠，组长口沫横飞地说道：

“这个补鞋匠陈伯，年过七旬，做这一行已经长达30年了。他表示，往昔生意非常好，顾客络绎不绝，他应接不暇，做到手都酸了。然而现在，一天才稀稀落落的两三个顾客。今非昔比，主要的原因是经济宽裕了，人们的态度也改变了。过去，生活简朴，东西能用则用，不能用则补。可现在，鞋子还没有坏，只要款式过时或者看起来较为陈旧，便咚的一声往垃圾桶扔，反正大小鞋店比比皆是，要买什么便有什么。陈伯每天上午十一时在马路旁开摊，工作至傍晚七时才收摊回家。补鞋这工作，他驾轻就熟，得心应手，不觉辛苦，反之，看着一双双残破的鞋子经他修补之后脱胎换骨，焕然一新，他有无限的满足感。他还幽默地表示，补鞋匠做的，其实是环保的工作。他唯一感觉辛苦的是，下午阳光暴烈，他常常被晒得臭汗淋漓、头昏脑胀。陈伯有儿有女，但却不要儿女供养。他说他现在身强体壮，自食其力，心安理得。”

补鞋匠敬业乐业和自力更生的精神，给予这组学员终身受惠的大启示。

丁组学员访问地方戏剧团的老伶人，组长娓娓地说道：

“何老伯参加地方戏剧的演出，已经有将近40年的历史了，他曾挑大梁，演小生，最受落的一出戏是《樊梨花三戏薛丁山》，每回演出，总是满堂喝彩。在巅峰时期，剧团还曾受邀到马来西亚、文莱等等地方演出。现在，他年纪大了，就只能演老生了，不过，他表示，不管演什么角色，他都会全情投入，只要鼓锣声一起，他全身的细胞便跃跃欲动了。他难过地指出：在新加坡，地方戏剧吸引不了年轻的

一代，已是日落西山了。现在，戏剧团里，没有全职的演员，全都是兼职的。莫说出国表演，即连在本地想要有演出的机会都不容易。不过，本着对戏剧的热爱，一有演出的机会，就算有天大的事情，大家都一定会推掉，把演出摆在第一位。何老伯领我们到后台去看，那儿垂吊着几个摇篮，原来初生婴孩在家没人照顾，母亲为了演出，只好把婴儿也带来，由后台的工作人员帮忙照顾。何老伯乐观地认定，只要一丝热忱在，地方戏便不会死亡。”

何老伯逆境求存的精神，让这一组学员意识到，不管做什么，都得具备“愚公移山”的毅力，永不言败。

采访工作一个最为重要的环节，当然就是动笔撰写了。资料浩如烟海，他们面对的是剪裁的苦恼。有者不舍得删除辛苦得来的资料，交上来的访问稿厚厚一大叠，长达八九千字，好似他们撰写的是大学的毕业论文！我要求该组学生浓缩为两三千字，他们都觉得难以取舍——辛苦采访而得的资料，都是文字的金银珠宝啊！钻石璀璨、黄金灿亮、宝石瑰丽，何以选择？这种情况，与他们在课堂上搜尽枯肠而难以成文的情况相比较，着实大异其趣！

粗砺的矿石，经过长久的磨砺，才能转化为美丽的手工艺品；学生最初完成的访问稿，可能粗糙不堪、拖泥带水，可是，经过师生双方一再地讨论、一再地修改，取菁去芜，最终完成的稿子，用字洗练、感情充沛，散发出炫目的光彩。

训练莘莘学子当无冕皇帝，能在“听说读写”这四大层面给予他们深入的、具体的、灵活的、全面的、富于启发性而又趣味横溢的训练。虽然过程艰辛，然而，“不经一番寒彻骨，怎得梅花扑鼻香”，捧着“千锤百炼”而写成的访问报告，学生们脸上都露出了苦尽甘来的笑容！

（作者为本地作家、新加坡文化奖得主）



何以解忧

冠病后情志病的治疗



文·李日琳

疫情已经肆虐三年了。三年前我们顽强地与病毒对抗，三年后的今天，我们开始学习与病毒共存。三年的疫情改变了我们的生活状态，也改变了我们许多的认知。病毒不仅让我们的身体感受切肤之痛，同时也对我们的精神心理健康产生了一些消极的影响。与其他呼吸道感染，比如流感的康复者相比，冠病后遗症的心理问题会更常见，冠病后患上精神疾病的风险更高。所以，疫情的下半场，冠病所带来的精神心理疾病患者增多，是我们需要面对的另一波“疫情”。

疫情导致的抑郁或焦虑

根据去年8月《柳叶刀》发表的文章统计，冠病后遗症主流症状包括肌无力、疲倦、抑郁、焦虑、呼吸困难、脱发、关节痛等，其中抑郁或焦虑占26%，这个数据还不包括那些因各种防疫措施而患上或加重精神疾病的病例。《柳叶刀——精神病学》统计，冠病大流行期间，英国1/5的医护人员都存在精神健康问题。文章分析，冠病后的慢性或迟发性心理症状可能是病毒感染的直接影响，也可能是因为身体不正常的免疫反应、免疫系统的过度激活或自

身免疫反应。此外，其他间接原因，比如社会接触减少、孤独、身体未完全康复和失业等也可能引发了精神症状。因此，冠病对于心理健康产生了深远影响，改善康复患者的心理健康至关重要。

情感障碍在西医属于心理学范畴，在中医属于情志病。所谓情志即中医的七情五志，是人的七种情绪和五种精神。七情：喜、怒、忧、思、悲、恐、惊。对应五行的系统，又划分为五志：金属肺，在志为忧（悲）；木属肝，在志为怒；水属肾，在志为恐（惊）；火属心，在志为喜；土属脾，在志为思。所以情志虽为精神疾病，却与五脏有直接的关系。七情反应太过与不及都可能损伤相应的脏腑，导致脏腑机能失常而出现相应的临床表现。

情志病的临床表现

《内经》中说：“……百病生于气也，怒则气上，喜则气缓，悲则气消，恐则气下……惊则气乱……思则气结”。

怒则气上：是指肝主疏泄喜于条达，因过怒导致肝气疏泄太过，则使气机上逆，血随气涌，并走于上。临床表现可见头晕头痛、面红耳赤、目眩耳鸣、甚至呕血或昏厥猝倒。若肝气横逆，还可见腹痛、腹泻等。

喜则气缓：是指过度喜乐伤心，导致心气涣散不收，血脉迟缓，或神不守舍。临床可见心悸不安、倦怠无力、精神不集中，甚至神志失常。癫狂或心气暴脱者有大汗淋漓、气息微弱、脉微欲绝等所谓“大喜坠阳”的症状。

悲则气消：肺主悲主忧，悲忧伤肺，过度悲伤会耗伤肺气，导致肺失宣降。临床可见意志消沉、精神不振、胸闷气短、乏力懈怠懒言等症状。

恐则气下：肾藏精，主前后二阴，主两便，所以过度恐惧伤肾，可导致肾气失固，

气陷于下。临床可见二便失禁、遗精等。

思则气结：思虑过度，忧思伤脾，可导致气机不畅，脾失运化功能失常。临床可见精神萎靡、反应迟钝、不思饮食、胸闷腹胀、胃脘痞满、便溏等。久之尚可见心悸健忘、失眠多梦等症状。

情志内伤可导致脏腑气机失调，进一步引起气血津液的代谢失常，从而继发多种病症。气机郁滞日久，可化热化火，以致火热内生。津液的输泄因气机郁滞而不畅，产生血瘀、痰瘀等病变，而痰饮与瘀血互结，又可致癥积、肿瘤等。因此，情志内伤引起的病理变化是复杂多变的，多种疾病的发生或诱发，都与情志有关。

中医的情志病包括

1. 因情志刺激而发的病症，如郁证、癫证、狂证等；
2. 因情志刺激而诱发的病症，如胸痹、真心痛、眩晕等身心疾病；
3. 其他原因所致但具有情志异常表现的病症，如消渴、恶性肿瘤、慢性肝胆疾病等，大都有异常的情志表现，并且其病情也随其情绪变化而有相应的而变化。

情志病的中医治疗还是以辨证为主，同时进行心理疏导和情志调摄也是必要的治疗手段和方式。以类似焦虑症的郁证为例，理气开郁、调畅气机、怡情易性是治疗的基本原则。对于实证，首先理气开郁，并根据是否兼有血瘀、火郁、痰结、湿滞食积等而分别采用活血、降火、祛痰、化湿、消食和胃等方法。虚症则根据损及的脏腑及气血阴精亏虚的不同情况而补之，或养心安神，或补益心脾，或滋养肝肾。而虚实夹杂者，则根据虚实的偏重而虚实兼顾。

常用的治疗中药

1. 安神药物：具有滋阴养血、补心安神作

用的中药，如生地黄、知母、麦冬、当归、酸枣仁、柏子仁、五味子等。主要用于治疗忧虑、心神失养、心阴不足、虚火内扰所致的惊悸、健忘、虚烦不寐等病症，多为虚症。

2.开窍药物：麝香、冰片、石菖蒲、苏合香等，具有醒神芳香开窍的作用。用于治疗由于剧烈的情绪波动导致的气机逆乱，痰浊内生，神昏窍闭等病症。

3.理气药物：因情绪喜怒无常、忧思过度所致的气滞症，需要行气解郁散结。常用陈皮、厚朴、木香、枳实、香附等药物。若因恼怒生气等精神情绪刺激所致的气机横逆或上冲的气逆症，需要降气平冲。常用丁香、柿蒂、旋复花、沉香等药物。

4.活血药物：气滞容易导致血瘀，所以情志病治疗常使用活血化瘀药物疏通血脉，散结止痛。常用川芎、红花、桃仁、赤芍、丹参等。

5.祛痰药物：情志内伤，以致气机紊乱，导致津液输布失常，同时肺、脾、肾等脏腑功能失调，使得痰浊内生。常用半夏、胆南星、白芥子、全瓜蒌等药物化痰祛浊。

6.调肝药物：肝主疏泄，调肝药物既有理气疏肝，又有养血和血的作用，可以疏肝解郁，健脾和胃，调畅气机情志。常用药物有柴胡、郁金、香附、玫瑰花等。

目前，虽然疫情得以缓解，但对于变化不定的未来，焦虑的人越来越多。而情绪的变化对病情的影响是双向的。一是有利于康复：积极乐观的情绪，七情反应适当，当怒则怒，当悲则悲，怒而不过，悲而不消沉，有利于病情的好转乃至痊愈。二是加重病情：情绪消沉，悲观失望，或七情异常波动，可使病情加重或恶化。了解了七情活动对病情的正负两方面的影响，对我们抵御冠病，尽快全面恢复正常的生活秩序，具有积极的意义。

《内经》说：“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

神内守，病安从来？”

如何在这喧嚣浮躁的世界中，守住我们内心的淡定与从容，是一个哲学的问题，TO BE OR NOT TO BE? 考验的是我们人类生存的智慧。

小贴士

介绍一款酸甜可口的解忧茶：

用浮小麦30g、红枣15g、甘草6g、酸枣仁12g、天麻6g、金针花6g、洋甘菊3g，加水1000ml，中火煮10-15分钟后取汁代茶饮，适用于冠病后有焦虑倾向的人。

浮小麦、红枣、甘草组成的甘麦大枣汤养心宁神、甘润缓急；酸枣仁滋阴安神；金针花又称忘忧草，可健脑安神；天麻具有镇静作用；洋甘菊可清热除烦。

这款解忧茶对于坐立不安、疲劳、健忘、注意力难以集中、心烦易怒、肌肉紧张和睡眠障碍等广泛性焦虑症有柔肝理气，舒缓焦虑情绪的功效。有焦虑倾向者可每天代茶饮。



(作者为中医学博士)

一路风雨一路歌

旭阳专访



文·齐亚蓉
图·受访者提供

回首峇眼亚比

峇眼亚比全称为峇眼西亚比亚比，是位于印尼苏门答腊北部东海岸洛江的一个小渔村，那里是宝泉的出生地。

宝泉姓杨，肖虎，“农历戊寅年（1938年）的虎”，母亲这样告诉他。至于哪月哪日，母亲没说，他也就不得而知。出世时的宝泉异常瘦小（仅3磅重），令父母很是忧心，但他跟兄长及后来出世的弟妹们一样，不知不觉间也就摇摇晃晃地立于天地间了。

很小很小的时候，宝泉就听闻了祖父母及父亲的故事，知晓他们来自福建同安县马巷下杨厝村。兵荒马乱的年代，为了讨生活，他们先辗转越南凉山，后接受祖父好友的邀请迁往峇眼亚比。好友告老还乡后，祖父接手对方的渔行并兼

营一家咖啡店，后来，他们夫妻还为独子沧波迎娶了16岁的第二代华侨林顺为妻。

峇眼亚比濒临马六甲海峡，村民主要以渔业为生。“近水知鱼性”，网鱼抓虾也就成为宝泉幼时的娱乐。记忆中最好玩的当属初一十五涨潮时捞鱼抓蛇，用老鼠笼抓秧鸡也颇为刺激……这些趣事后来都被他写进了书里。当然了，因饿肚子而吞下个生鸡蛋的过往也令他没齿难忘。

那时的宝泉父亲有一艘帆船，他常驾船去马六甲等地运送鱼干及土产。父亲离开的次日，宝泉常常一大早就趴在自家高脚屋的小窗口，眼巴巴地盯着连接渡头的那条长长的木板道，盼着父亲的身影在那里出现。因为父亲会给他带回各种图案的香烟盒，那是他最为喜爱的收藏。一望无际的海面上，火红火红的太阳会在他的眼前一

跳一跳地跃出，那幅画面令他感动莫名。后来提笔写作的时候，旭阳自然而然成了他的笔名。

宝泉的父亲小时候曾在厦门对岸的鼓浪屿念过书，离开家乡时，用过的课本就成了他随身携带的物品，诸如《千字文》《千家诗》《三字经》《弟子规》《幼学琼林》《资治通鉴》等，这些“古书”后来都成了宝泉兄弟的读物。

六七岁时，宝泉进了村里的私塾，读早班，老师以闽南语教学生朗读《三字经》。宝泉虽然瘦瘦小小，但记忆力过人，读书认字对他来说再轻松不过。

日本人投降后，他进入中华公学，就读小学二年级。此时的印尼时局动荡，骚乱事件频仍，峇眼亚比看似风平浪静，实则暗流汹涌。就在次年的3月12日，一群暴徒闯入这个小渔村，挑起仇华事端，两百多名华侨惨遭杀害，宝泉家的两艘货船也被烧毁。

万般无奈之下，祖父决定举家迁往新加坡。1947年，宝泉一家十多口经过好几个月的折腾，分三批前后抵达狮城。

回首峇眼亚比，宝泉眼前一片迷蒙，但他耳边分明回荡着低沉而有力的歌声。

短暂的学校教育

初抵新加坡那年，宝泉一家寄居振瑞路亲戚家，隔年搬去中峇鲁路租住一间亚答屋，后来父亲才跟宝泉的堂兄在河水山大墓边合建了一座沙厘乌灰瓦木板屋。

在中峇鲁大路边（那时叫亚历山大路）安顿下来后，父亲就把宝泉送往附近的介穀小学插班读三年级，不久转去四脚亭的全民学校。四年级时，他又转去欧南路约克山的南洋工商补习学校。

在南洋工商补习学校，他前后遇到了对自己的人生产生重大影响的陈燕新老师及李方娇老师，她们堪称他的文学启蒙老师。六年级时的李方娇老师尤其令他难忘，那时宝泉的一篇作文《观日出》写得不错，李老师给出了很高的分数，并让他誊抄后贴在了学校的壁报栏里。此时的宝泉首次使用了自己的笔名旭阳，得知该笔名的来历后，李老师久久端详着他，眼里满是鼓励和赞赏。

宝泉隐隐感到一颗小小的种子潜入自己的心底，很久之后他才知道那叫做梦想。

除了喜爱华文，宝泉对书法也很感兴趣，他是班里及校际大小楷书法比赛的常胜将军。他也喜欢水彩画，专画梅花。毕业之际，李老师在给他的留言簿上赠言：“人似豆粒大，绘画成人画。愿发挥你的美术天才！”那时的李老师可能觉得美术将来或许可用于安身立命，但其实他对这个“豆粒大”的学生在写作方面的才华早已给予了肯定。

这一时期，另一个对宝泉产生重大影响的人是他的父亲。此时的父亲白天在外劳碌奔波（做小生意），晚上回到家还得侍候卧病在床的祖父。但一有闲暇，他就会把宝泉叫到身边，要他朗读《千字文》《千家诗》《弟子规》等家藏经典给自己听。此外，父亲还要宝泉把大段大段诸子家训之类的文言文背下来。那些文章道理深奥，但文笔流畅，韵味十足，宝泉越读越上瘾。

后来，宝泉还常常背着父亲涂涂写写，他能感受到自己心中的那颗种子有股想要破土而出的冲动。

1952年，步入人生第14个年头的宝泉升入华侨中学。就在他昂首挺胸准备阔步前行的时候，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雨阻断了他的路：这年5月，卧病在床的祖父撒手人寰，父亲在悲痛之余，做了一个重大决定，那就是要宝泉停学回家帮自己。

边工作边学习

被迫离开学校的宝泉虽然心有不甘，但他毫无怨言。他先跟着父亲到邮轮上做小买卖，后来在自家屋前路边摆摊，再后来跟着酬神戏班做流动小贩。两年后的1954年，经邻居介绍，宝泉进入光华印务公司的排字部做学徒。虽然薪金微薄，工作也辛苦，但因能接触到文字，宝泉仿若再次回到了学校。他勤学苦练，很快就成为一名熟练的排字工友。

排字工宝泉每天都跟各类剪稿和手稿打交道，最具挑战的是字迹潦草的手稿，必须再三推敲，有时也得望文生义，这都需要深厚的功底。

为了尽快提高自己的华文水平，宝泉决定半工半读。他利用工余时间前往小坡七马路的中华中学的中华语文高中先修班上了两年夜校，并荣获了中学华文高级文凭。在那里，他遇到了资深广播员王世明老师，王老师以“中华文选”为教材给学生授课，宝泉如饥似渴，手不释卷，深得老师

的喜爱。王老师经常写影评，但写字速度慢且字迹潦草，下课后他就把宝泉留下来，然后自己口述腹稿，要宝泉代为笔录。王老师知道这个学生的能耐，他的腹稿往往刚一述完，宝泉的笔录也就同步完成。这对宝泉来说，既是考验，也是磨练。

边工作边学习，边学习边工作，虽然每天都疲于奔命，但宝泉乐在其中。

后来他还参加了由新加坡成人教育促进局开办的黄昏马来文班，并考获马来文中级二文凭。

光华印务馆知名度高，承接的业务量也大，每一份字迹潦草的手稿对宝泉来说都是宝贵的学习资料，每一位作者也都成了他的老师。

“那时的我很是热衷于读杜红、锺祺、李贩鱼、槐华、史英、原甸、周黎等人的作品，尤其原甸的诗集《青春的哭泣》对我影响很大。”

当然了，印务馆那些定期或不定期的刊物和小报自然早已成了他的日常读物，而诸如艾青、臧克家、泰戈尔等名家的新诗也早已成为他的精神食粮。

与此同时，宝泉也开始了散文及诗歌创作，并以旭阳为笔名投稿《南洋商报》及《星洲日报》文艺副刊。

除了华文创作，宝泉在阅读马来文报纸时，每当看到心仪的文章，他就翻译出来投稿《南洋商报》“青年文艺”副刊。

为了领取三五块的稿酬，宝泉经常在罗敏申路的两间报社走动，并有机会一睹《南洋商报》副刊编辑杏影及《星洲日报》副刊编辑方修的风采，有时也跟他们闲聊几句，令他很有满足感。

边工作边学习边创作的宝泉这一时期最大的收获，则是遇到小自己一岁的林玉琴。出身富裕家庭的玉琴才貌双全，能作曲会弹琴，在跟宝泉交往5年后，她顶着父母的压力嫁给了这个有志青年，并全心全意支持他追逐自己的文学梦。

步入文坛

1964年，常用笔名旭阳的宝泉成立了海燕文化社，他把自己这些年的诗作集结成书，是为其处女诗集《哀葡萄牙》。该诗集的排字、校对、发行皆由旭阳一人包办，两千本的《哀葡萄牙》两个月便全部售罄（2014年再版100本）。

满怀信心的旭阳接着出版了马田的诗集《多情的小伙子》及曙辉的短篇小说《黄泥土》，同

样获得读者的大力支持。

1970年，旭阳考入南洋商报排字部，由印务馆到报馆是他人生的一个转折点。由于收入增加，加上视野扩大，旭阳的自信心空前增长。六年后，他凭借自己发表过的诗文（包括翻译过的马来文短篇小说）及十多年的排字经验升入编辑部校对组，成为一名晚班校对员。

1983年，《南洋商报》和《星洲日报》正式合并为《联合早报》，旭阳接受遣散费后离开服务了13年的报馆。

离开报馆后，爱好垂钓的旭阳又创办了钓鱼服务公司（此前他已开始养殖田鸡，还创立了广告私营有限公司），并开始每月撰写新、马、印各海域有关钓鱼钓场、消闲度假及各种鱼类介绍的文章，连载于《联合晚报》副刊“钓鱼乐园”版及《新明日报》副刊“钓友天地”版，前后为时八年。

2000年2月，旭阳的妻子因家族遗传病过世，两年后，旭阳专门为她编辑出版了一本纪念集——《林玉琴女士纪念集》。两百多页的纪念集收录了妻子的生平及生前的各类纪念照，还附录了她的一些证件及其疗病期间写给丈夫的短信等。此外，旭阳的三个儿女怀念母亲的三首诗作、旭阳早期写给妻子的一首诗作及后来哀悼妻子的两首诗作也一并录入。

2007年，不再为生计奔波的旭阳把四十年来的诗作集结成书，是为他的第二部诗集《风雨伴我行——旭阳诗词选集》。

2010年，他的第三部诗集《旭阳短诗选》（中英对照）出版。

2012年，旭阳的第四部诗集《美丽的小岛——萍踪诗旅》出版。



旭阳的部分作品

2014年，旭阳重返阔别47年的峇眼亚比，次年，反映其生活历程的文集《一路走来》出版。

2023年初，旭阳的第五部诗集《筑梦之旅》出版。

除了著书立说，旭阳还参与了一些文学活动。

早在印务馆任职时，旭阳即因工作关系跟时任公教中学校长的骆明（叶昆灿）有过接触，多年后骆明担任文艺协会会长，步入文坛的旭阳即受邀成为文艺协会会员。1990年，文艺协会推出首届“向文艺敬礼”活动，旭阳获颁纪念奖座。

2008年10月18日，旭阳受邀担任“校园歌词创作比赛”评委。2009年9月2日，他再次受邀担任“新加坡中学生华文创作比赛”评委。

2007年，旭阳受邀参加“第二届东南亚诗人笔会”假广东韶关市召开的诗会。2012年的文莱诗会上，他被理事会推选为财务至今。

诗词被谱成曲

旭阳最为钟爱且最受赞赏的自始至终都是他的诗作。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诗作因其韵律感、节奏感强等特点，越来越受到本地作曲家们的青睐。

1998年，旭阳首次与作曲家冼国栋会晤，得知他的一些诗歌已被谱成歌曲。满怀兴奋与感激的旭阳为了应谱曲之需，重新提笔投入诗词创作。从那时起，除冼国栋外，他的诗词先后还被李煜传、郭永秀、马明月、林亚力、连锡麟、李伍华、王欣、吴启仁、李运贺、李毅、萧淳元、黄永通等知名作曲家谱曲或编曲。

2011年，旭阳加入新加坡音乐家协会，成为首届副秘书长兼“音协缘”主编，至2013年任期届满，出版八期“音协缘”。

2013年5月5日，“旭阳歌词创作歌曲专场演唱会”于南洋艺术学院李氏基金剧场隆重举行。

迄今为止，旭阳总计有84首诗词被谱成歌曲，在本地绝对首屈一指。

2017年，旭阳荣获新加坡词曲版权协会颁发的“卓越才艺奖”。

从苏岛到狮城，旭阳的人生之旅可谓风一程雨一程，但旭阳大笔一挥，让风声雨声都变成了歌声。一路风雨一路歌，走着走着，也就成了传奇。

（作者为本刊特约记者、冰心文学奖首奖得主）



旭阳（前）和长子（右）及两孙儿合影

后记

旭阳是我开始提笔写作之后最早结识的本地文友之一。那时的我热衷于在脸书上分享一些不成熟的诗作，被澳门作家许钧铨先生拉入“东南亚诗人笔会”微信群，糊里糊涂成了一名会员。某日，担任财务的旭阳前辈跟我取得联系后前来我家收取会费，他的两本诗集成为我最早收集的本地文学作品。这位满目慈祥的老诗人很是谦和低调，让人如沐春风。

撰写“文坛掠影”初期，曾打电话请求他接受采访，但被他婉拒了。一晃三四年过去了，几个月前，郭永秀老师发来信息说旭阳先生的传奇人生值得一写，并答应代为沟通。

再次出现在我眼前的旭阳带给我一阵又一阵的感动，三四个小时之后，带他来到我家楼下加冷河畔，落日余晖下的旭阳眼里闪烁着泪光，我的双目也湿润了……

感谢郭永秀！

过客

文·王德华

“又要去跑步啊？”

女友像只懒猫，侧过身来看着我。

“对啊，前几天朋友都说我比以前瘦了，看来减肥还是很成功的。”

“要不我和你一起跑吧？”

“你都不胖，为什么要跑？随便你啦，你不要待会跑不动然后开始怪我。”

她给我瞟了白眼，好像在嫌弃我的速度怎么可能比她快。我们家附近就是勿洛蓄水池，跑步环境还是不错的。不知道为什么今天女友会一时兴起，想跟我一块去跑，我也无所谓，反正多一个人一起跑至少比形影单只更有意思。

黄昏时刻，天空画出了橘黄的彩霞，水面的涟漪使它若隐若现。这时候人们放学下班了，蓄水池蛮热闹。有孩子骑车，有情侣在跑步，也有夫妻推着婴儿推车散步，画面让人倍感温馨。

这时我注意到她了。她就静静地坐在木凳中央像一座雕像，一动也不动。她的长发扎成一个马尾，穿着简单的蓝色T恤和牛仔裤，双手安放在双膝上。

最特别是她的双眸。从远处慢慢跑近，她的眼睛有种捉摸不透的幽深和寂静，即使带着口罩，男人这方面的直觉告诉我她一定是个美女。从她身上散发出的那种清冷孤僻的气质，与周围的人显得格格不入。

“喂！你竟敢在我面前偷看女生？！哦，怪不得你最近几乎天天跑步，是不是来看别的女生？！”

我都没发现我整个脑袋都侧过去了，转过来发现女友气愤的模样，眼睛都朝我射出千万把刀子。

“没有啦，神经病啊，不要乱说好吗！”

女人胡思乱想的功夫真是天下第一，让人防不胜防。不过回家的途中，我不停在思考为何那女子的眼神让我感到莫名的不安。算了，女友不会把“胡思乱想病”传染给我了吧？

后来几天里，那女子依旧端坐在木凳上，犹如一位高僧打禅，我的好奇心也逐渐退去了。

这天，女友身体不适，我就自己去蓄水池了，跑到一处看见前方聚集了不少人。岸边站着几名警察，还有三个全身白色塑料服的工作人员，似乎在打捞什么东西，我索性就绕开人群跑开了。

“怎么样，我没跟你一块跑，有没有去看那个女生啊？”

回到家女友一脸挑衅兼恶作剧般看着我。

“才没有啦，今天我也没看见她在木凳那里。”

林高评语：

题目定得好。我在别人的人生里是过客，别人在我的人生里也是过客。故事中的我先是受到那个女生的魅力所吸引，对于她的好奇是短暂的、表面的。我的叙事暗示女生自杀了，可是，我绕开人群继续跑步。轻轻就拨开，读后感受到的却是沉重与不安。作者用“我”的视角叙事，这个“视角”留有余味。

吻



文·陈敏怡

下午三点半的星巴克人潮不减。

Ho站在收银台后，应付着来往的顾客，注意力却忍不住往那对小情侣飘去。两人选了角落处的吧台椅，方便肩并肩坐在一起，更方便男生将女生揽在怀里调情。他们在彼此眼睛上、脸颊上，时不时落下一枚吻，细细密密地，像Ho在他们玛奇朵上铺盖的奶泡般。

那纯粹又青涩的啄吻令Ho想起了阿B。

他们也曾交换过无数次的吻。在粗糙的墙壁上，挑逗趣意的吮吻；在坚固的沙发旁，纠缠湿润的热吻；在光滑的浴缸中，绵长缺氧的深吻；在蓬松的棉被里，侵略暴虐的啃吻。耳后、脖颈、胸膛、大腿、脚后跟。只要是能和嘴巴接触的肌肤面积，阿B都没放过，全都留下重重的、艳红的印记。所以Ho很好奇：轻轻的，在脸颊的，公开场所的吻，会是什么样的味道？

“那我得做好多改变”，Ho在内心暗笑：

“需要再柔软一点的线条，再娇小一点的身形，再甜美一点的气质，再拔高一点的声线，就像……”

“嗨，我想点单。”

对的，就像她这样的。蜜色丰唇抿起矜持的笑，焦糖色的卷发松垮垮挽成辫子，卡其色格子毛呢外套紧紧包裹住玲珑身躯。是Short的白巧克力摩卡，入口醇厚、甘香残留，温暖心扉的同时又不会过腻。

“照旧一杯冷萃，Tall，再加一份贝果？”
抽出杯子，Ho习惯性地写上“S”。

女人从不透露全名，只要求写下一个字母。喉部流出的气音难以捕捉，记得第一次接待她，反复问了几遍才搞清楚。这点倒是跟阿B一样。明明是可触碰的真实，偏要留份神秘感。

“这次要两杯，贝果也两份，带走。”

Ho有些意外地瞥向女人，因为她从来只点一人份。今天是和闺蜜出来逛街吗？难得妆点的五官，比寻常更精致的打扮。或者是和男朋友约会……也可能是新婚丈夫，看着无名指崭新的银圈，Ho判断着。无谓的好奇心驱使他继续留意对方的动向：理想的摩卡小姐会有着怎样的伴侣——高大的男人推开门，纯黑的牛仔夹克顺着臂膀划出硬朗的线条。不用脱下衣服，Ho也知晓底下的肌肉多么结实。

那是曾经拥抱他入怀的臂膀，虽然以硬朗相抵，但却能硌出踏实感。

男人直直走向女人，用戴着同款银圈的手接过对方的袋子，然后亲昵地揽过她的肩膀，在她脸颊上落下一枚吻。只回头时，他才恍若意识到Ho的存在，漫不经心地点头示意。那是几乎看不见的弧度。

“阿毕，接下来我们去哪？”

“思思想要去哪呢？”

下午四点的星巴克人潮不减。

Ho站在收银台后，应付着来往的顾客，注意力却忍不住跟着那对情侣，飘走了。

注：Short、Tall是星巴克杯子容量的别称，分别为小杯和中杯。

林高评语：

写在星巴克看见青少年的爱情形态。用Ho的眼睛在看，带出Ho飘忽流动的意识和情绪。对于吻引起的记忆写得很用心，描写细腻，这是有必要的，它反射了Ho对男女关系所采取的视角，以及“情色”后面的行为意识。作者的叙事轻巧活泼，文笔细致动人，具有写小说的潜力。



喜帖

作者·齐亚蓉

1

林老师抱着一摞考卷刚行至教室门口，老校工王老伯提着一个精美的袋子走了过来，说是俊杰准备在下个月摆喜酒，托他把喜帖送给各位老师。林老师连忙进去放下考卷，然后回转身接过林老伯递来的装在信封套里的喜帖。金红的封套像极了盛开的火玫瑰，在她的手里绽放着笑脸，吐露着芬芳，一股暖流自心底缓缓流淌，她的眼眶湿润了……

俊杰自中一到中四都是她班里的学生，这个自幼父母双亡的孩子由祖父母抚养长大，小学还未毕业，祖父母相继过世，唯一的姑姑把他领回了家。姑姑的家境并不怎么富裕，她每日早出晚归忙于工作赚钱，加上自己也有三个孩子，故而连多看俊杰一眼的时间都没有。这个不幸而又幸运的孩子踩着最低分数线，踏进了这个以培养谦谦君子而扬名岛国的传统华校的门槛，成了林老师的宠儿。林老师对俊杰的

关爱不亚于任何一位母亲对自己的孩子，这固然跟俊杰自幼丧亲有关，但也完全出自林老师的本性。俊杰当然也没使老师失望，他不但学业成绩后来居上，为人处事的能力也令人刮目相看，尤其品德修养更堪称楷模。中学毕业后，他以优异成绩考入理想的初院，后来顺利进入大学，大学毕业后，他任职于一家跨国公司，但隔三差五总会回到母校探望各位师长，尤其是林老师。

“这孩子终于要有真正属于自己的家了，真叫人为他感到开心啊！”

看着桌上的喜帖，林老师难掩心中的喜悦，分发考卷的当儿，她差点儿大声哼唱起来。

发完考卷后，林老师把椅子搬到教室后面的墙根，她稳稳地坐下来，戴上老花镜，准备好好欣赏一番这个期盼已久的美物。

“只是封套就已精美绝伦，里面的喜帖还不知道如何令人惊艳呢！”她在心里对自己说。

但是，当她把喜帖拿出来捧到眼前时，她的心猛地颤了一下，浑身的血液骤然凝滞。“不会吧，怎么可能？”她连忙打开来，上上下下仔仔细细搜寻起来。没有，一个方块字都没有！就连收件人的姓名也略去了，死板板，冷冰冰，没有情感，没有魂灵，喜自何来呢？她的心仿佛被狠狠抽了几鞭子，难以言喻的痛。

“怎么可能？怎么可能？”她强忍住心中的伤痛，努力让自己平复下来……

2

十年前，差不多也是这个时候，俊杰来到林老师的办公室向她道别，他似乎有着千言万语，但却不知该从何说起。

“我……我该……该怎样报答您？要不是您，我……我……”这个拙于言辞的大男生拥着林老师，满眼的泪水吧嗒吧嗒往下落。

“不需要报答，等你将来结婚的时候，送一份用华文书写的喜帖给我就好。”林老师拍了拍他的肩。

但其实，她的这句“临别赠言”早已在校园里流传开来，她不记得曾在多少学生面前讲过，只知道收到过的喜帖数不胜数。很多人因此赞叹她对学生多么多么有爱心，但其中的苦心又有几人知晓？

她把每一份喜帖都悉心收藏起来，每当感到沮丧或气馁的时候就拿出来摸一摸，看一看。七八年前，她办理了退休手续，但老校长转身就把一份返聘书递到了她手里。患有骨质疏松症多年的林老师犹豫了，她多么想停下脚步好好休息休息啊！

“我得考虑考虑。”她说。

“不必考虑了，再干几年吧，我知道你还想收到更多的喜帖。”老校长的语气十分肯定。

“可我想要收到的不是这样的喜帖啊！”看着手里爬满洋文字母的帖子，林老师的眼眶布满了泪水。

“林老师，你怎么啦？”坐在她前面的一

位学生似乎听到了什么动静，他回过头来小声问道。“一点点不舒服，等一下就没事了。”林老师拭去溢出的泪水，挤出一丝浅笑轻声回学生。

3

这是她执教的最后一个年头，确切地说是最后一个星期了，已经步入古稀之年的林老师不知道自己日渐衰弱的躯体还能散发出多少光和热，但晓得只要一息尚存，就绝对不会放弃自己为之奋斗了一辈子的信念。

“文化之根不能断，断了，就再也长不出来了。”她站起身，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做人最为可悲之处莫过于背宗忘祖。如果一个人连自己姓甚名谁都忘得一干二净，也就别指望他（她）能成就什么大事了。”这是林老师对于自己要求学生用华文写喜帖的解释。

“让他们这辈子至少有一次重温母语的机会。”她私下里这样告诉老校长。

唉！看来真是太高估自己的影响力了，如果连俊杰这个跟自己情同母子的学生都不愿再使用华文，那往后还有谁会送来华文喜帖给自己呢？看来是该退出这几无立足之地的舞台了。

何其悲哀！

“时间到，请大家停止作答，把考卷反过来放在课桌上。”收好考卷后，林老师站在白板前静静地看着大家，同学们也都静静地望着林老师，他们都知道一件事，那就是明年回到学校时就再也看不到林老师的身影了，大家不约而同期待着林老师的临别赠言。

但林老师只是缓缓地扫视着每一个熟悉的面孔，她的嘴角动了动，却始终没能说出一句话来。良久，良久，她示意大家可以走了。

她知道，如果自己一开口，眼里的泪水一定跟那决堤的洪水般，一发而不可收……

4

教室里只剩下林老师一个人，她很想痛痛

快快地大哭一场，但却一滴眼泪也流不出。她呆呆地坐在椅子上，紧紧地闭上双眼。

“哀莫大于心死。”她想起庄子的这句话。呕心沥血大半辈子竟落得如此凄惨的结局，真是莫大的讽刺！

迷迷糊糊间，她感到自己仿若被一块漆黑的幕布紧紧缠裹着往下坠落，她努力地想要挣脱，但却怎么也不能够……

不知过了多久，她感到自己长了翅膀般，轻飘飘地往上飞，黑漆漆的夜空中，一颗又一颗闪亮的星星从遥远的天际向她聚拢，那些星星越来越近，慢慢变成一个个熟悉的身影，都是她的学生，他们每人手里拿着一份喜帖，争先恐后地向她奔来。

“林老师！林老师！”高高低低的声音在她耳边响起。她伸出双手，想要把他们拥入怀里。

“林老师，林老师，原来你在这里啊，我正在到处找你呢。”她猛然睁开眼，看到了站在门口的王老伯。

“刚才的喜帖是俊杰给他的同事们准备的，早上在校门口时错拿给了我，给我们大家的，被他拿去了公司。午餐过后，他想要写上姓名分发给同事时才发现拿错了，于是匆忙过来找我掉换，但那时我刚刚把早上拿到的那些分发给了各位老师。他要我帮他收回，明天早上他过来拿。给你的那份我已经放在你的办公桌上了，快去看看吧。”

“啊？发错了？怪不得……怪不得……”

把那份错发的喜帖递给老校工后，林老师顾不得自己脆弱的骨骼，她连忙抱起考卷，以从未有过的速度向办公室疾步而去。

5

“我就知道一定是哪里出错了。”她边走边喃喃自语，脸上露出孩子般的笑意。

可就在她刚刚抵达办公室门口的时候，猛然听到“咔嚓”一声，随即整个人瘫倒在地。“糟

了！”她心头一凛。医生早已警告过她，走路千万小心，不然随时可能会骨折。

“骨折？不会吧。”她试图站起来，一阵剧痛令他冷汗直流。“怎么办？”此刻的校园里除了老校长恐怕也没什么人了，校长办公室在楼下的另一头，再大的声音也不可能传到他的耳朵里，何况林老师此刻已经没有了多少气力。医生说过，如果发生骨折必须尽快就医，不然随时可能会有生命危险。

“爬过去，打电话求救。”林老师把手里的考卷推去一旁，双手着地，一点一点朝自己的办公桌挪去。

痛，刺骨的痛，钻心的痛，痛不欲生……

“忍住！一定要忍住！”她抬起头，看到了电话机旁的喜帖，一股莫名的神力充盈全身。“爬过去！勇敢地爬过去！”她不断地为自己打气。

半个多小时后，林老师拨通了校长办公室的电话：“快！快帮我叫救护车……”

等待救护车的当儿，她颤抖着双手打开了桌上的喜帖，摸着烫金的方块字，她仿佛一下子年轻了十岁。哦，里面还有一封信，是俊杰的笔迹，他邀请林老师担任自己的主婚人。

一行热泪夺眶而出……

6

一个月后，林老师坐着轮椅出席了俊杰的婚礼。

第二年开学的时候，大腿置入钢条的林老师再次回到了校园。

“我想再多干几年，因为我还想收到更多的喜帖。”那天老校长赶到林老师身旁时，她这样对他说。

“我还想收到更多的喜帖。”这句话后来成了她的口头禅。

(2023年度优秀文学作品奖入围作品)

春到河畔 福满狮城



文·欧雅丽
图·编辑部

年一度本地规模最大、历史最悠久的
春节庆祝活动之一——“春到河畔”

于1月20日至28日在滨海湾花园隆重举行。今年的活动是冠病疫情以来，首次全面放开，公众无需预订门票免费进入。安全措施的放宽，也促使访客回流。即使连日阴雨，但民众到访的兴致不减，9天的活动成功吸引了超过45万人到访。

今年的“春到河畔”继续由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新加坡中华总商会、新报业媒体信托华文媒体集团、新加坡旅游局和人民协会联合主办。本次活动的亮点很多，包括30盏巨型新春花灯，汇聚本地和台湾小吃的美食街，孩子们喜欢的游乐设施，每晚呈献的精彩舞台表演，丰富多彩的特展“年年贺卡岁岁新”等，同时在线上开展了很多活动，让公众可以在线上线下一起感受“春到河畔，福满狮城”的新年气氛。

老少咸宜游园乐

新年花灯是每年“春到河畔”的重头戏。今年的灯饰采用了社媒喜爱的现代设计，以吸引年轻一代。近30米长的“春之舞”灯组漂浮在蜻蜓湖上，倒影湖中，相映成趣；象征着好运和财富的巨型财神怀抱大鱼，祝愿大家年年有余；还有大家熟悉的“龟兔赛跑”“十二生肖”等，也散布在滨海湾花园的美景中，与绿意盎然的环境相得益彰，美好的寓意也传递着新年的祝愿。

“春到河畔”的合作伙伴滨海湾花园也在花穹呈献一年一度的农历新年花卉展“大丽花之梦”。为庆祝兔年的到来，滨海湾花园特别在花海中装饰100只兔子，在花圃中央还伫立着一个以汉字“兔”为造型的木兰树花灯。

1月20日晚，在主宾副总理兼财政部长黄循财敲锣启动“春到河畔2023”后，美丽的烟花从擎天树上绽放，这也是疫情以来，“春到河畔”

会场首次燃放烟花。1月21日除夕夜和1月28日的闭幕之夜，现场还呈献了特备节目“魅力四射激光秀”，五彩斑斓的激光将滨海湾花园的夜晚映射得更加光彩夺目。

除了看灯饰，还可以看展览。由晚晴园——孙中山南洋纪念馆策划的“年年贺卡岁岁新”特展通过新加坡1950年代至1970年代的贺年卡展示新加坡华人的文化遗产。特展上还展出了学生的作品，并由学生导览员引导访客参观，访客还可以发送专门为特展制作的AR电子贺年卡给亲朋戚友。

此外，现场还有美食街和游乐场。美食街上广受欢迎的本地和台湾美食令人垂涎欲滴；游乐场上刺激有趣的游乐设施让孩子们流连忘返。一家老小都能在“春到河畔”找到乐趣，尽兴而归。

精彩纷呈舞台秀

今年的现场节目表演安排了不同种族的表演团体呈献精彩演出，充分体现了本地多元文化的特色。大舞台上精彩不断，不仅有新加坡国家队带来的武术表演、华族吹打乐音乐表演、华族舞蹈表演等，也有其他种族同胞呈献的精彩舞蹈。

大年初三和初四的“歌台之夜”汇聚了知名歌台艺人皓皓、李佩芬、郑盈盈等歌台艺人献唱贺岁金曲，还邀请了马来西亚冠军歌王庄学忠当压轴嘉宾。尽管当晚下起了大雨，但丝毫不影响大家的热情，台上的艺人倾情演出，台下的观众穿着雨衣坐在雨中观看，不时送上热烈的掌声。

大年初五“新谣之夜”更是勾起许多新加坡人的青春回忆，黎沸挥、洪娣嫔和刘晋旭等人为观众送上一首首耳熟能详的经典歌曲，台下观众配合着优美的音乐，亮起手机的闪光灯，点点灯光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

最后两晚的“新加坡派”是由“春到河畔”和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联合呈献的特备节目。“新加坡派”由郭亮、钟琴和李腾担任主持人，多位新传媒艺人及多个本地文化团体呈献了一系列节目。好久不见的本地歌手许美静献唱了《城里的

月光》和《阳光总在风雨后》等经典歌曲；郑惠玉带领凯丽、胡煜诗、梁嘉靖和李巧儿，携手新加坡华族舞蹈剧场带来传统华族舞蹈表演；罗美仪、张颖双、郑颖和林昭婷等也献上结合了传统舞狮与西方芭蕾舞表演的《瑞狮曼舞庆丰年》；钟琴、刘玲玲、萧歆霓、黄炯耀、田铭耀等电视艺人演出山歌短剧《山歌对唱结良缘》和演绎改编的新年歌曲《贺新年》和《恭喜恭喜》。这台节目也于元宵节当晚在新传媒8频道播出。

不忘公益为善最乐

热心公益是华族的传统美德，在庆祝新年的同时，“春到河畔”也不忘扶危助困。今年，储蓄银行继续与“春到河畔”的招牌灯饰之一财神爷“联手”，向有需要的家庭与孩童送暖。公众只需将他们与财神爷的自拍照分享至个人社交媒体账号，或是分享储蓄银行Facebook或Instagram粉丝专页的置顶帖文，并留言写下祝福语，储蓄银行便对应每则分享捐出5元。在公众和储蓄银行的踊跃支持下，活动成功筹得5万元。这笔善款用来帮助受惠家庭应付生活开销以及通货膨胀所带来的压力。

另外，“感恩之心”许愿井也吸引不少公众投币许愿。公众纷纷将硬币投向标有祝福语的挂钟，除了许下愿望，也能为慈善尽一份力。主办方把筹得的善款捐赠给了斯瑞拿拉耶那养老院。

线上线下齐欢乐

现场节目吸引了公众的热情参与，线上活动也颇受欢迎。虚拟游戏“福寿之途”和“双兔送宝”除了应景，也让公众特别是年轻一代以新颖活泼的方式接触春节文化。其他在线节目还包括舞台表演直播、虚拟特展、线上猜灯谜等等，共累计超过114万的点击与浏览量。

题图说明：
“春到河畔2023”烟花秀

（作者为本刊副主编。部分活动图片见封面、封底及封三）



新春团拜2023

700人欢聚迎兔年

文·欧雅丽 图·编辑部

由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与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联合举办的“新春团拜2023”于大年初三（1月24日）上午举行，约700名宾客齐聚华族文化中心，共同迎接癸卯兔年。这也是阔别两年之后，“新春团拜”首次恢复实体形式进行。

今年的“新春团拜”由文化、社区及青年部长兼律政部第二部长唐振辉担任主宾。出席团拜的贵宾还包括教育部长陈振声、通讯及新闻部长兼内政部第二部长杨莉明、国防部高级政务部长王志豪、财政部兼交通部高级政务部长徐芳达、永续发展与环境部兼人力部高级政务部长许宝琨医生、国家发展部兼外交部高级政务部长沈颖、

贸工部兼文化、社区及青年部政务部长刘燕玲、教育部兼人力部政务部长颜晓芳、总理公署政务部长陈国明、中区市长潘丽萍、永续发展与环境部兼交通部高级政务次长马炎庆等。多位国会议员、外交使节、华社领袖及代表、本地会馆和艺术及文化团体代表，以及各族群代表和本地高等学府学生代表也出席了本次团拜。

主宾唐振辉部长、华族文化中心主席吴绍均先生和宗乡总会会长蔡其生先生分别上台以中英文双语致辞。唐振辉部长在致辞时表示，未来充满挑战，因此国人需团结一致，才能度过难关。我们需要通过文化、艺术，以及共同的生活经验和历史记忆来加深国家归属感，通过参与社区活动、义工等促进社会凝聚力。他表示宗乡总会和



小女孩代表主办方向主宾文化、社区及青年部长兼律政部第二部长唐振辉先生送相拜年（照片来源于新加坡文化、社区及青年部）



财神为嘉宾们送祝福



醉花林银河民族乐团的开场表演

华族文化中心是政府推广新加坡华族文化和团结国民方面的重要伙伴，希望华社和文艺界人士能与他们紧密合作，共创更美好的新加坡。

去年10月刚接任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主席的吴绍均先生在致辞中展望了华族文化中心未来的发展。除了要与中心周围的伙伴合作，探讨将中心所在社区打造成一个文化社区，吸引更多公众到访外，他还特别提到中心去年设立的一个研究小组，这个研究组的首个项目就是要设立一个线上“新加坡华族文化知识库”，全面介绍本土华族文化的内涵和特色。明年中旬将开通这个知识库，推出第一阶段的内容。

宗乡总会蔡其生先生也在致辞中指出，宗乡会馆要保持活力，年轻人的参与至关重要。宗乡总会将把“家庭”的元素纳入活动中，开展一系

列可汇聚“老、中、青”三代的活动，既能增进家人之间的感情，也能提高年轻一代对华社的兴趣与了解，延续传承历史和文化的精神。此外，宗乡总会也将继续致力于促进社区融合，加强社会凝聚力，计划举办一些跨种族的活动。

此次活动也通过华族文化中心和宗乡总会的脸书页面进行直播，让线上的约800名观众一同欣赏由醉花林银河民族乐团带来的开场表演和High Notes呈献的爵士乐表演，感受浓浓的新年气氛，庆祝兔年的到来。

题图说明：
主宾文化、社区及青年部长兼律政部第二部长唐振辉先生与嘉宾们围聚一起，互致新年祝福

（作者为本刊副主编）

《源》杂志

优秀文学作品奖(2023)

为了鼓励本土文学创作，本刊按年度征集小说、散文、诗歌三种体裁的文学作品。由本刊委任的评审委员会，将从已发表的入围作品中评选出优胜者，予以奖励。

2023年度“优秀文学作品奖”征集的作品体裁是小说。以下是“优秀文学作品奖”的投稿须知，敬请留意。

资格：新加坡公民或永久居民。

体裁：小说（未发表过的、具有本土色彩的原创作品）。

字数：4000字左右。

投稿：即日起至2023年10月15日（由于杂志的定期性质，先投稿者将可能获得优先录用。

稿件须注明《本土文学》字样）。

评选：由《源》杂志编委会组织的评审委员会进行评选。

奖金：除稿费之外，优胜者还可获得奖金S\$2000元及获奖证书。

声明：参与者须符合并同意以上条件和规则方能投稿。



征稿启事

即日起，《源》杂志长期征求关于新加坡文化、历史、时事、风土民俗等相关题材的稿件及图片

征稿要求

- ★观点鲜明、主题突出。
- ★字数介于2000至4000字。
- ★来稿须为有本土元素的原创作品，严禁抄袭、套改、拼凑。

投稿方式

请以电子邮件发送文稿至《源》杂志邮箱：
ruihong@sfcca.sg
并请在文末提供作者本人真实姓名以及联系方式，以便邮寄稿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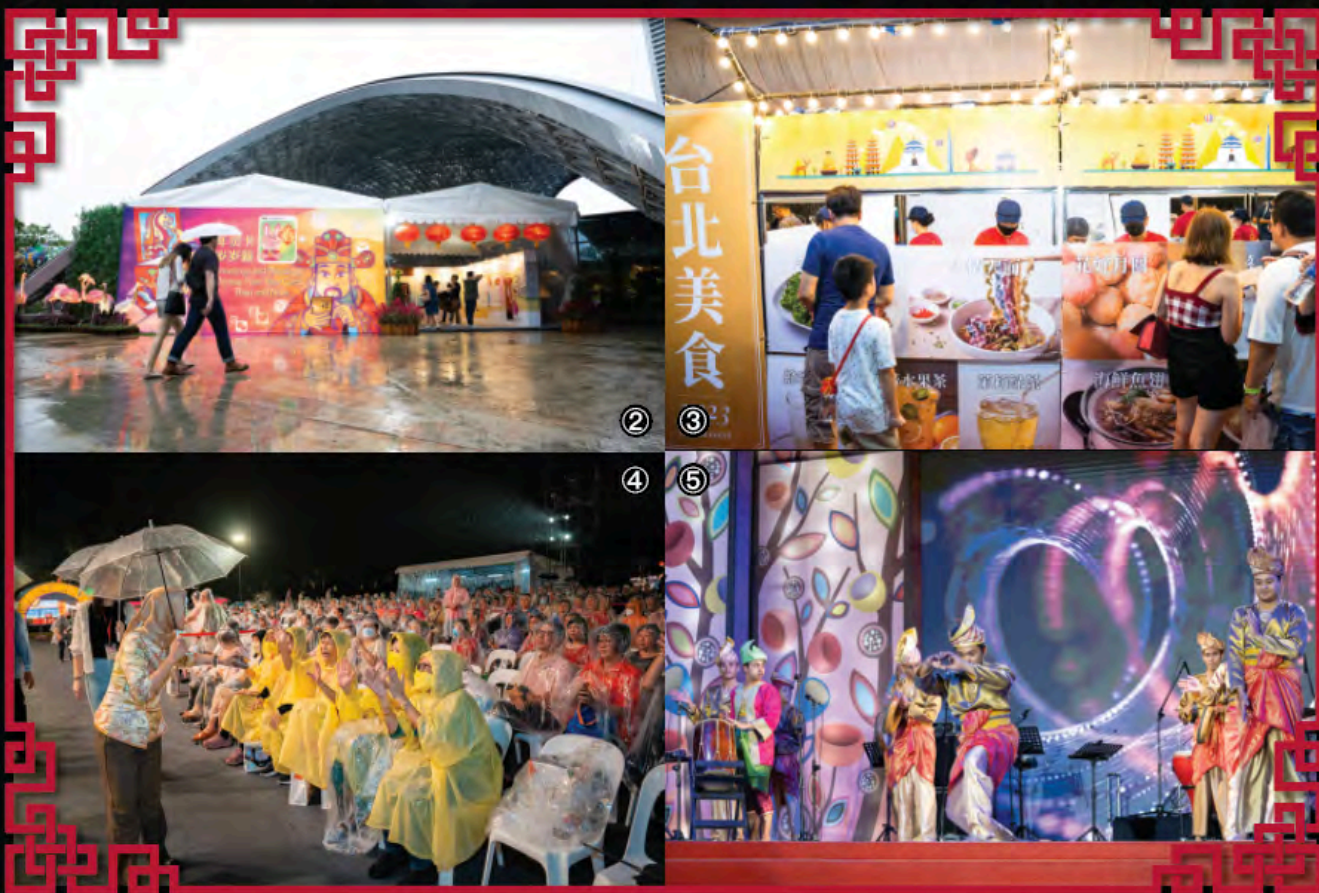
稿件录用

《源》杂志编委会将本着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遴选稿件。来稿一经刊登，稿费从优。

欢迎通过电邮将您的建议和意见反馈给我们



①



②

③

④

⑤

①魅力四射激光秀
③美食街上受人欢迎的台湾小吃
⑤马来族呈献精彩舞蹈

②“年年贺卡岁岁新”特展
④热情的民众冒雨欣赏舞台节目

